

宋趙弁嘗賓復錄 卷一之五

燕庭題

冊上



棄不忍因稍稍傳益
 曰滋久不覺盈軸欲
 至賓退或筆于牘閱
 喜為客誦之意之所
 相過平生聞見所及
 余里居待次賓客曰



析為十卷而題以賓
退錄云大梁趙與嵩

康熙戊戌三月望日西圃居士錄于
京華寓齋



賓退錄卷第一



大梁



趙



與嵩



王建以宮詞著名然好事者多以它人之詩雜

之今世所傳百篇不皆建作也余觀詩不多

所知者如新鷹初放兔初肥白日君王在內

稀薄暮千門臨欲鎖紅粧飛騎向前歸黃金

捍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

上曲內官簾外送櫻桃張籍宮詞二首也淚

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

恩先斷斜倚熏籠坐到明白樂天後宮詞也

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蒂花十年一
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杜牧之出宮人
詩也紅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瑤
階夜月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杜牧之秋
夕詩也寶仗平明秋殿開且將團扇暫徘徊
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王昌齡
長信秋詞也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
明朝添爐欲爇熏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
映西陵松栢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
歌新曲唱著君王自作詞劉夢得魏宮詞二

首也或全錄或改一二字而已王平甫謂館
中校花藥夫人宮詞止三十二首夫人親筆
又別有六十六篇者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
索續之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爲亂真
世又有王岐公宮詞百篇蓋亦依託者
洪文敏容齋隨筆論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謂禹
未嘗躬稼因稷而稱之余按書禹曰暨稷奏
庶艱食則嘗躬稼矣洪偶未之思也

詩眼云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
多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

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爲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蓋欲留所歡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傳正笑而悟余按全篇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蓋真謂所歡者與樂天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之句不同叔原之言失之

紹興三十二年五月甲子降旨建儲宰相陳康伯折簡禮部侍郎呂廣問密議典禮時土王祀黃帝廣問爲初獻官周必大以御史監祭廣問語必大皇太子改名從火從華必大謂與唐昭宗曄字同音可乎廣問亟告康伯取旨別擬定乃用今諱

紹興癸丑岳武穆提兵平虔吉羣盜道出新淦題詩青泥市蕭寺壁間云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讎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淳熙間林令梓欲摹刻于石會罷

去不果今寺廢壁亡矣其孫類家集惜未有告之者

蘭亭石刻惟定武者得其真蓋唐太宗以真蹟刻之學士院朱梁徙置汴都石晉亡耶律德光輦而歸德光道死與輜重俱棄之中山之殺胡林慶曆中為土人李學究所得韓魏公索之急李瘞諸地中而別刻以獻李死其子乃出之宋景文公始買寘公帑榮芑云宋景文公始買寘公帑學究李姓者藏此石死于妓家樂營將何水清得之以獻宋留之公庫姚會升云有遊子携此石走四方最後死于中山營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獻周承勛希稷云唐太宗既得

蘭亭序真蹟使趙模等模搨以十本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與作壯丹賦刻之碑陰世號定武本蔡脩云定武本乃江左所傳晉會稽石也錢氏歸版圖之後定武有富民好事者厚以金帛從會稽取之而藏于家後戶絕貲沒縣官人始見之因置諸定帥之便熙寧間薛師正向為帥其子紹彭生壁間又刻別本留公帑攜古刻歸長安王厚之順竊歸洛陽周希稷云薛帥求之不得其猶子紹彭聞公厨有石用以鎮肉取視之乃刻壯丹賦於碑陰者遂別刻石易以歸長安表說友起巖云薛師正至定惡摹打有聲自刊別本留譙樓下以應求者其子紹彭又私摹刻易殺胡林本以歸蔡條云熙寧中孫次公侍即帥定有肯取其石納禁中則又刻石而還之壁後薛向來定遂取以歸世但謂石歸薛氏然不知大觀中周承勛皆曰宣和

寘宣和殿王明清云向次子嗣昌獻于天上
之父銍則云置之良嶽瑪瑙亭蔡條云大觀
初祐陵方尚文博雅詔孫次公所納石刻
則無有或謂此石已殉裕靖康之變虜襲
陵乃更取薛氏石入御府國嘗從使虜云石
以紅毳輦歸今在中京王明清云靖康之亂
凡尚方珍異之物悉為羣胡輩歸獨此石虜
所不識遂棄不取建炎初高宗駐蹕廣陵
宗澤居守東都見之遣騎疾馳進行在所未
逾月狄復南寇大駕幸浙失于倉猝之際
紹興中向子同帥維揚今東南諸刻無能仿
密旨令搜訪竟不獲佛者天台桑澤卿世昌編蘭亭博議一書甚

詳與昔參會衆說芟繁撮要記其本末如此
所取何子楚遂之辭居多諸說之異同者則
附著其下雖未能定其孰是孰非然薛師正
長安人王順伯謂其攜以歸洛宗忠簡守汴
日夕從事戰守且其天姿剛正王仲言謂其
爲人主搜羅玩物於艱難之時皆不敢謂然
開元九年置朔方節度自是始有方鎮周希
稷所云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若謂太宗分賜
諸郡猶可也夫以一石刻之微而言人人殊
莫能定於一然後知考古之難也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家世寒微慕遠游至
蜀從趙昇道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祕藏之由

是善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亳淮泗間乞食諸寺政和三年至京師寓東太一宮徽宗夢赴東華帝君召游神霄宮覺而異之敕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迹知常素不曉告假或告曰道堂有温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詩題壁間知常得之大驚以聞召見上問有何術對曰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上視靈壘風貌如舊識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賜金牌無時入內五年築通真宮以居之時宮禁多怪

命靈素治之埋鐵簡長九尺於地其怪遂絕因建寶籙宮太一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天寧觀改爲神霄玉清萬壽宮無觀者以寺充乃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上自稱教主道君皇帝皆靈素所建也靈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家醮儀校讎丹經靈篇刪修注解每遇初七日升座座下皆宰執百官三衙親王中貴士俗觀者如堵講說三洞道經京師士民始知奉道矣靈素爲幻不一上每以聰明神仙呼之御

筆賜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
上思明達后欲見之靈素復爲葉靜能致太
真之術 上尤異之謂靈素曰朕昔到青華
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何謂也靈素遂縱言
佛教害道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刹改
爲宮觀釋迦改爲天尊菩薩改爲大士羅漢
改尊者和尚改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有旨
依奏 皇太子上啟爭之令胡僧一立藏十
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鬪法僧
不勝情願戴冠執簡 太子乞贖僧罪有旨

胡僧放道堅係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
於開寶寺前令衆明年京師大旱命靈素祈
雨未應蔡京奏其妄 上密召靈素曰朕諸
事一聽卿且與祈三日大雨以塞大臣之謗
靈素請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卿乃神
霄甲子之神兼雨部與之同告 上帝文卿
既至執簡敕水果得雨三日 上喜賜文卿
亦充凝神殿侍宸靈素眷益隆忽京城傳呂
洞賓訪靈素遂捨土燒香氣直至禁中遣人
探問香氣自通真宮來 上亟乘小車到宮

見壁間有詩云捨土焚香事有因世間宜假
不直真太平無事張天覺四海閑遊呂洞賓
京城印行遶街叫賣 太子亦買教本進
上大駭推賞錢千緡開封府捕之有太學齋
僕王青告首是福州士人黃待聘令青賣送
大理寺勘昭待聘兄弟及外族爲僧行不喜
改道故云有旨斬馮行街靈素知蔡京鄉人
所爲上表乞歸本貫詔不允通真有一室靈
素入靜之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京遣人
廉得有黃羅天帳金龍朱紅倚卓金龍香爐

京具奏請 上親往臣當從駕 上幸通真
宮引京至開鎖同入無一物粉壁明廳而已
京皇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師大水臨城
上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救之水勢不退
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二者水
自 太子而得但令 太子拜之可信也遂
遣 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是
夜水退盡京城之民皆仰 太子聖德靈素
遂上表乞骸不允秋九月全臺上言靈素妄
改改字疑是議字是疑 遷都妖惑聖聰改除釋教毀謗

大臣靈素即時攜衣被行出宮十一月與宮
祠溫州居住二年靈素一日攜所上表見太
守閻丘頴乞與繳進及與州官親黨訣別而
卒生前自卜墳于城南山戒其隨行弟子皇
城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尺見龜蛇便下棺
既掘不見龜蛇而深不可視葬焉靖康初遣
使監溫州伐墓不知所縱但見亂石縱橫強
進多死遂已此耿延禧所作靈素傳也靈素
本末世不知其全故著之不敢增易一字今
溫州天慶宮有題銜云太中大夫冲和殿侍

宸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霄
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真宮林靈素

世有十榦化五行真氣之說莫究其理洪文敏
載鄭景實稟之語謂取歲首月建之榦所生
如甲巳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則甲巳化土
它倣此頗通余記昔年一術士云遇龍則化
龍辰也甲巳得戊辰戊屬土故化土乙庚得
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降皆然其實一
也

祖宗時諸郡皆有都廳至宣和三年懷安軍奏

今尚書省公相廳改作都廳內外都廳並行
禁止欲將本軍都廳以僉廳爲名從之且命
諸路依此此僉廳得名之始也然今帥府有
僉廳又有都廳莫知所始矣

會稽虞少崔

仲琳

送林懿成

季仲

詩云男兒何

苦弊羣書學到根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
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
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別與君元不隔
江湖閣庾溪詩話喜而錄之

俗間有擊鼓射字之伎莫知所始蓋全用切韻

之法該以兩詩詩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
字以代三十六字母而全用五支至十二齊
韻取其聲相近便於誦習一篇七句四十九
字以該平聲五十七韻而無側聲如一字字
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則鼓節先三後四叶韻
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爲平上去入之別亦
有不擊鼓而揮扇之類其實一也詩曰西希
低之機詩資非卑妻欺癡梯歸披皮肥其辭
移題攜持齊時依眉微離爲兒儀伊鋤尼醯
雞篋溪批毗迷此字母也羅家瓜藍斜凌倫

思戈交勞皆來論留連王郎龍南關盧甘林
密雷聊鄰簾攏羸婁參辰闌楞根彎離驢寒
間懷橫滌鞋庚光顏此叶韻也又有以詩教
十句該果實之名爲酒席之戲者與此略同
然不假切韻頗爲簡易至於賣卜者但欲知
十榦十二枝則尤不難然多只一擊鼓便能
知年月日時八字蓋未擊之先踟躕顧盼舉
動語默皆是物也

三司副使曰邁通判曰倅禮有副車倅車左傳
孟僖子使泉丘人女助遠氏之邁邁倅皆副

貳之稱然他官雖副貳不通用不知其由今
三司廢已久邁之名人無知者獨倅之名猶
然樓宣獻序向侍郎子諲集云擢之戶邁近
時文字中所見者此耳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
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謂禮必以忠
信爲質也余謂學者始以持敬爲本而窮理
盡性以終之亦繪事後素之意

吾不試故藝余妄意謂夫子天縱之聖藝皆不
學而能非若常人嘗試而爲之故其多能皆

本於自然而非有意於多能也古今諸家皆無此說余亦未敢自以爲是

穆天子傳書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義四曰踰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華騮八曰綠耳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踰輝六名超光七名騰霧八名挾翼二說不同

神仙赤松子見於書傳多矣惟淮南子稱赤誦子

嘉眉多士之鄉凡一成聚必相與合力建夫子廟春秋釋奠士子私講禮焉名之曰鄉校亦有養士者謂之山學眉州四縣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縣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寧四所普州二所餘未之聞

劉卞功字子民濱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六歲誤觸甕碎家人更譙之神色自若曰俟釘校者來當全之復譙其妾曰人破尚可修矧甕耶語未絕釘校者至相與料理頃之如新自是築環堵於家之後圃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

或食或不食

徽宗聞其名數教郡縣津致

間馳近特召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

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

衣

其外无也嘗問以修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

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已心田又

云以手捫甬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

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

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

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所終

周宣王中興之賢君也然考之於詩曰箴曰規

曰誨曰刺不一而足第序詩者不能直書其

事故後世儒者無敢嘗議余觀國語所載如

不藉千畝拒虢文公之諫而致姜戎之敗捨

括立戲激魯人之變而致諸侯之不睦及喪

師之後復為料民之舉雖仲山甫之言且不

用焉文武成康之治豈如是哉周之東遷烏

得盡委其責於幽平二王乎其所由來者漸

矣史記但書不藉千畝料民太原二事之目

不若國語之詳也

容齋隨筆謂近世所傳雲仙散錄開元天寶遺

事老杜事實皆淺妄絕可笑而頗能疑誤後
生然但辨遺事中故事餘二書無說老杜事
實世不多見葛常之韻語陽秋云老杜詩云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遜傳
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
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衝霜當路
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應
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杜公前詩乃逢早梅
而作故用何遜事又意却月凌風皆揚州臺
觀名爾近時有妄人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

一編無一事有據至謂遜作揚州法曹廨舍
有梅一株吟詠其下豈不誤學者以上皆葛
語若雲仙散錄則余家有之凡三百六十事
而援引書百餘種每一書皆錄一事周而復
始如是者三其間次序參差者數條而已編
集文籍豈能整齊如此已可一笑序稱天祐
元年金城馮贄取九世典籍撮其膏髓別爲
一書庶兵火煨燼之後來者不至束手今百
書遂無存者則贄可謂前知矣崇文總目成
書時距天祐未甚久隋唐以前書籍存者極

多贄家之書無一著錄雖有金鑿密記之類
一二種而所編三事本書反無之又其造語
盡做世說若集諸家之言豈應一律始實容
齋之說後閱館本遜集葛所引梅詩尚脫第
四聯朝灑長門泣夕駐臨邛杯

胡忠簡之貶李似之侍郎彌遜書十事以贈一
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唯君
子困而不失其所亨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
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違順當以初心對治
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

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爲大事七曰天
將任之必大有摧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
者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
學必明心記問辨說皆餘事

古樂府木蘭詞文字竒古然其間有云歸來見
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勲十二轉賜物百千強
可汗問所欲木蘭不願尚書郎願馳千里足
送兒還故鄉按木蘭詐作男子代父征行逮
歸家易服火伴方知其為女當其見天子之
時尚稱男子而曰送兒歸故鄉何哉兒者婦

人之稱也

熙寧青苗法行計息推賞否則廢黜官吏畏罪
希進所散唯恐不多知祥符縣李敦頤視前
政獨貸三之一宰相怒甚遂通判廣信軍敦
頤字子修棣州陽信人蘓文定公奏疏所言
即此也

太宗嘗謂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病瘡於大
寒大暑中過歲寒暑迭變不覺漸成衰老苟
不競爲善事虛度流年良可惜也李文簡書
之長編而宗門武庫載五祖亦有此語又唐

掖言載趙牧對酒詩亦有人生如瘡在須臾
何乃自吾八尺軀之句

中書侍郎舊稱中書今轉為中書舍人之稱近
歲有以六部侍郎兼中書舍人者遂直呼中
書侍郎尤非是官制前左右丞六部侍郎通
謂之丞郎今有稱郎官寺監丞爲丞郎者矣
皆失之不考也若稱中書舍人爲中舍則容
齋已辨之矣

前代東宮官於皇太子皆稱臣隋開皇中嘗更
其制至唐而復真廟爲皇太子始辭之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東觀餘論略記
之如書女母翁悔成人今作女母悔老成人
保后胥高今作保后胥戚女永勸憂今作汝
誕勸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作戕女比猶
念以相從今作汝分猷各翁中今作各設中
爾惠朕曷祇動萬民以遷今作爾謂朕曷震
動天既付命今付作孚曰陳其五行今作汨
陳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祇懼今亮作度
以作治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
鮮母兄曰今作無皇曰則兄自敬德今兄作

皇旦以前人之微言今作受人之微言是罔
顯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鮮光今作耿光
通殷就大命今作達殷集大命論語意與之
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聞道夕
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矣
今作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耨不
輟子路以告子憊然今作耨而不輟子路行
以告夫子憊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
以乎今作其斯而已矣譬諸宮牆今諸作之
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恨不見其全也

顧命一人冕執銳陸氏釋文銳以稅反今禮部韻尹字下有銳字注云侍臣所執書一人冕執銳古文尚書亦作銳不知承誤作銳自何時始也

晁伯字載之昭靈夫人祠詩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壘昭陵靈陸務觀游黃州詩君看赤壁終陳迹生子何須似仲謀

自唐以紀年改梁州曰興元府本朝紹興隆興慶元諸府皆循用故事縣名亦多有之獨嘉州以慶元初陞嘉定府越十三年方改元

嘉定與諸府不同

韓文公記夢詩百二十刻須臾間方氏舉正載董彥遠云世間只百刻百二十刻以星紀言也朱文公考異云星紀之說未詳其旨但漢哀帝嘗用夏賀良說刻漏以百二十爲度矣余謂董說固妄夏賀良之說行之不兩月而改且衰世不典之事韓公必不引用按古之漏刻畫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至梁武帝天監六年始以晝夜百刻布之十二辰每時得八刻仍有餘分故今世歷家百刻

舉成數爾實九十六刻也每時餘分別爲初
初正初刻一日合二十有四每刻居六分刻
之二總而計之爲四刻始合百刻之數刻雖
有大小其名則百有二十韓詩恐只取此正
不須求之遠也

熙寧間賜岐王顥嘉王顥王帶各一二王固辭
不聽請加佩金魚以別嫌詔并以玉魚賜之
王仲言明清揮塵錄謂王帶爲朝儀始此其
後嘗賜王安石安石力辭不從不得已受詔
次日即釋去至徽宗朝以賜蔡京京請佩

金魚以自別於諸王從之自是何執中鄭居
中王黼蔡攸童貫皆受賜余按唐永徽二年
勅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
品並給隨身魚上元初敕文武官三品以上
服金玉帶開元中敕珠玉錦繡既令禁斷準
式三品以上飾以玉四品以上飾以金五品
以上飾以銀者宜於腰帶及馬鐙酒杓餘悉
禁斷董晉傳謂五品而上金玉帶所以盡飾
以奉上史傳載賜玉帶及臣下私以玉帶相
贈遺者班班可考韓文公詩亦云不知官高

卑玉帶懸金魚則知唐已然矣五代漢隱帝嘗以賞郭威之功既又召楊邠輩教人悉賜之然不足稽也揚文公談苑載國朝賜帶之制謂駙馬都尉初選尚賜白玉帶親王皇族皆許通服雕玉白玉帶等則不始於岐嘉二王審矣玉魚安重榮亦嘗自爲之或問陸文安公何不注釋諸經以垂世陸曰六經乃注我者也

州縣治率南向然南面二字人臣不得用也惟山谷送徐隱父宰餘干詩云地方百里身南

面豈別有所本歟恨讀書不多不能詳也

章貢志謂漢高帝六年命灌嬰略定江南今天下城縣邑始置雩都縣按高紀六年冬十月但書今天下郡邑城而已餘皆無所見雩都置縣地理志不書歲月考紀及傳灌嬰蹤跡未嘗到江南鑿空著書可付一笑洪駒父豫章職方乘亦謂灌嬰在漢初定江南故祀以爲城隍神今江西郡縣城隍多指爲灌嬰其實非也友人蕭子壽大年考功臣侯表始知其爲陳嬰蓋嬰自定東陽爲將屬楚項梁爲

楚柱國四歲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浙江封堂
邑侯都漸顏師古謂漸水名在丹陽黟縣南
蠻中嬰既定諸地而都之地理志注黟音伊
字本作黟其音同始知定江南者為陳嬰流
俗所傳不為全無所據但誤其姓耳

賓退錄卷第一

賓退錄卷第二



大 梁 趙 與 昔

朱文公嘗與客談世俗風水之說因曰冀州好
一風水雲中諸山來龍也岱嶽青龍也華山
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諸山案外山也
曲忠壯在蜀有詩云破碎江山不足論何時重
到渭南村一聲長嘯東風裏多少未歸人斷
魂

范冲嘗對 高宗云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
胡虜為無窮之恨獨王安石曰漢恩自淺胡

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之僭非其
罪漢恩淺而虜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
拜而爲盜賊者皆合於安石之意此所謂壞
天下人心者也臨江徐思叔得之亦嘗病荆
公此語謂有衛律李陵之風乃反其意而爲
之遂得詩名於時其詞云妾生豈願爲胡婦
失信寧當累明主已傷畫史忍欺君莫使君
王更欺虜琵琶却解將心語一曲才終恨何
數朦朧胡霧染宮花淚眼橫波時自雨專房
莫倚黃金賂多少專房棄如土寧從別去得

深嘆一步思君一回顧胡山不隔思歸路只
把琵琶寫辛苦君不見有言不食古高辛生
女無嫌嫁盤瓠

康節邵先生之學受於李挺之而今世少知挺
之者晁以道說之嘗爲作傳曰李之才字挺
之青社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朴且
率自信無少矯厲師河南穆伯長伯長性卞
嚴寡合雖挺之亦頻在訶怒中挺之事先生
益謹嘗與參校柳文者累月卒能受易時蘇
子美亦從伯長學易其專授受者惟挺之伯

長之易受之种徵君明逸种徵君受之希夷
先生陳圖南其源流為最遠究觀三才象數
變通非若晚出尚辭以自名者挺之初為衛
州獲嘉縣主簿摧共城令所謂康節先生邵
堯夫者時居毋憂於蘓門山百源之上布裘
菜食且躬爨以養其父挺之叩門上謁勞苦
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康節曰簡策迹外未
有適也挺之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
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
之學乎康節謹再拜悉受業於書則先視之

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
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世所謂康節先生
之易者實受之挺之挺之器大難乎識者棲
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榮進友人
石曼卿獨曰時不足以容君君盍不棄之隱
去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韓范忠獻公守孟亦
莫之知也忠獻初建節鉞守延安送者不用
故事出境外挺之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
事也居頃之忠獻謫安陸挺之沿檄見之洛
陽前日遠境之客無一人來者忠獻於是乎

恨知挺之之晚友人尹師魯以書薦挺之于
葉舍人道鄉因石曼卿致之曰孟州司法參
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為古文章語直意遠
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
而安於卑位頗無仕進意人罕能知之其才
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過人遠甚幸其貧
無貲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共成之曼卿
報師魯曰今之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
苟遺若人其學益衰矣是師魯當盡心以成
之者也延年素不喜屈謁貴仕以挺之書凡

四五至道鄉之門通焉而後已道鄉且樂薦
之以是不悔挺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任五
人改大理寺丞為緱氏令未行會曼卿與龍
圖閣直吳學士遵路調兵河東辟挺之澤州
僉署判官於是澤人劉仲更從挺之受曆法
世稱劉仲更之曆遠出古今上有揚雄張衡
之所未喻者實受之挺之在澤轉殿中丞丁
母憂甫除喪暴卒於懷州守舍時友人尹子
漸守懷也實慶曆五年二月子漸哭挺之過
哀感疾不踰月亦卒挺之葬青社後十有二

年一子以疾卒又二十有四年有姪君翁乞
康節表其墓曰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
公以師焉以道此傳頗能道其出處之詳然
康節嘗曰今世知道者獨予及李挺之二人
而已則此傳亦豈足以盡挺之哉

東坡公知揚州夢行山林間一虎來噬方驚怖
有紫衣道士揮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一道
士投謁曰夜出不至驚畏否公咄曰鼠子乃
敢爾未欲杖汝脊汝謂吾不知汝子夜術邪
道士惶駭而退林靈素傳中 徽宗神霄夢

亦此類新塗祥符觀道士何得一宣和間遊
京師遇方士陶光國愛其人物秀整語之曰
當爲辦一事始亟歸無幾何 徽宗夢人曰
天上神仙鄭化基地下神仙何得一明日命
閱祠部帳得諸新塗籍中化基其師也遽命
召時得一方次郢州守貳禮請以往既對
上大悅賜號冲妙大師主龍德太一宮旋授
丹林郎制曰惟上帝休命誕集朕躬故宏天
飛之舊宮奉真棊之列御非得端靖修潔之
士孰與致朕嚴恭寅畏之意哉爾植志靡懈

賓運錄卷第二
三十五
飭履有聞嘉其積勤超進僊秩尚敦而素毋
終墮哉時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也未幾中原
亂得一亦歸里坎壈以死得一庸人無他異
僥倖至此光國不知何許人

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
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同君子易事而
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噐
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

而不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求諸己小
人求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
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小人之情狀其
判如此為士者當知所擇矣余亦懼為小人
之歸也筆之以自警焉

萬里鑿輿去不還故宮風物尚依然四圍錦繡
山河地一片雲霞洞府天空有遺愁生落日
可無佳氣起非煙古來國破皆如此誰念經
營二百年此毛麾過龍德故宮詩也麾字牧
達平陽府人有平水老人詩集十卷行于虜

境榷商或攜至中國余偶得一帙可觀者頗多序稱其父當 宋大觀三年上舍登第後中宏詞科季年曾任給事中按登科記大觀三年榜中毛安節者蓋其父然次年詔改宏詞爲詞學兼茂終 徽宗 欽宗兩朝取詞科爲夕郎者皆無毛姓必陷虜後事也

集賢殿修撰舊多以館閣久次者爲之有自常僚超授要任未至從官者亦除修撰時人遂有冷撰熱撰之目近世士夫以集英爲熱撰右文秘閣爲冷撰非也右文即集賢政和五

年改

讀橫渠詩最愛其一篇云學易窮源未到時便將虛寂眇心思宛如童子攻詞賦用即無差問不知

胡致堂著讀史管見主於譏議秦會之開卷可考也如論耶律德光諭晉祖宜以桑維翰爲相謂維翰雖因德光而相其意特欲興晉而已固無挾虜以自重劫主以盜權之意猶足爲賢尤爲深切致堂本文定從子其生也父母欲不舉文定夫人舉而子之及貴遭本生

之喪士論有非之者故漢宣帝立皇考廟晉
出帝封宋王敬儒兩章專以自解而於漢哀
帝謝立定陶後一節直謂爲人後者不顧私
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吁甚矣首卷論豫讓
報仇曰無所爲而爲善雖大學之道不是過
若致堂者其亦有所爲而著書者歟然其間
確論固不容揜也

近時後進稱前輩之字人多非之余謂不然孔
門弟子皆稱其師曰仲尼則豈不可又有父
祖既没子孫不忍稱其字者亦古之所無北

齊王元景兄弟諱其父之字顏之推譏之然
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没而杯圈不能飲
焉况稱其字乎以情推之亦未爲過古者以
王父字爲氏雖只一字似未安也

梁武帝命袁昂作書評其答啟云奉敕遣臣評
古今書臣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天旨諉臣
斟酌是非謹品字灑如前今淳化法帖第五
卷智果書此一段謂爲梁武帝評書中興館
閣書目亦然誤也其略云王僧虔書猶如揚
州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

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充悅舉體脊
拖而不可耐羊欣書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
而舉止羞澁終不似真阮研書如貴胄失品
次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
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均書如高麗人抗浪
乃不有意氣而姿顏自足精味徐淮南書如
南岡士大夫徒尚風軌然不寒乞陶隱居書
如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吳
拖書如新亭傖父一往似揚州人共語語便
態出柳產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曹

喜書如經論道士言不可絕王右軍書字勢
雄強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故歷代寶之永
以爲訓蔡邕書骨氣洞達奕奕如有神力程
曠平書如鴻鵠弄翅頡頏布置初雲之見白
日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李鎮東
書如芙蓉之出水文彩如鏤金桓玄書如快
馬入陳隨人屈曲豈須文譜范懷約真書有
分草書無功故知簡牘非易皇象書如韻音
繞梁孤飛獨舞孔琳之書如散花空中流徽
自得李巖之書如鏤金素月屈玉自照薄紹

之書如龍遊在霄繾綣可愛崔子玉書如危
峯阻日孤松單枝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
乃成師宜官書如鵬翔未息翩翩而自逝梁
鵠書如龍威虎震劔拔弩張張伯英書如武
帝愛道憑虛欲仙衛恒書如插花舞女援鏡
笑春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鷲鳥下飛鍾繇書
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
米元章採隋唐至 本朝得一十四家續之
僧智永書經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
貴胄褊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如熟

馭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
如學休糧道士神意雖清而體氣疲困歐陽
詢如新痊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柳公權
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
俗顏真卿如項羽挂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
鐵柱將音昂印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
小民舉動屈強禮節生疎徐浩如蘊德之人
動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尚名節體氣純白沈
傳師如龍遊天表虎踞溪傍神情自如骨法
清虛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劔氣勢空健而鋒

又交加錢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
荼蘼如少年女子體態嬌婉行步緩慢多飾
繁華蘓舜欽如五陵少年訪雲尋雨駿馬青
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張友直如宮女插花
媚嬌對鑑端正自然別有一種嬌態唐書王
勃傳載開元中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
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
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
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
矣閭朝隱如麗服靚粧燕趙歌舞觀者忘疲

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柰何說曰
韓休之文如大羹元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
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
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邇幅王翰如
瓊栝玉罌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
齊道人湯惠休云謝靈運詩如芙蓉照水顏
延年詩如錯采綵縷金梁鍾嶸云范雲詩宛轉
清便如流風回雪丘遲詩點綴映媚如落花
在草張芸叟評本朝名公詩梅聖俞如深
山道人草衣木食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

石曼卿如饑鷹乍歸迅速不可言歐陽永叔
如春服乍成醜酒初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
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尋繹不
可得矣蘓子瞻如武庫乍開干矛森然見之
不覺令人神懍子細檢點不能無利鈍郭功
父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適口者
少劉中叟次莊塵土黃詩序謂樂府自唐以
來杜甫則壯麗結約如龍驤虎伏容止有威
李白則飄揚振激如游雲轉石勢不可遏今
主管廣東漕司文字長樂教器之陶孫遂盡

取魏晉而下詩人演而為詩評曰因暇日與
弟姪輩評古今諸名人詩魏武帝如幽燕老
將氣韻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
鮑明遠如饑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
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
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蘓州
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
木葉微脫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
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元微之
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兒悴而神不傷劉夢

得如縷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雞
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
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
槃無補多慾孟東野如埋泉斷劍卧壑寒松
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醕獻秩如時有詼氣柳
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
流蘓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 本朝
蘓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
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璉止可施之宗廟荆
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嶮絕爲功山谷如

陶弘景祇詔入宮折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
在梅聖俞如閔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
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後山如九臯獨唳深林
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
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竒逸
其它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
作後世莫能擬議

沈存中筆談載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豪家
曼卿訪之延曼卿飲羣妓十餘人各執肴果
樂器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羣妓執果肴

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槃余按江南李氏宰相孫晟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效之事見五代史記死事傳及馬令南唐書義兒傳軟槃蓋始於此

三省密院奏事退覆奏所得旨周文忠書其本末於二老堂雜誌甚詳著其略於此淳熙四年四月甲戌垂拱殿六參使相曾覿起居退肩輿歸第直省官賈光祖散祗候李處和使臣唐章騎從已而參政龔茂良奏事畢馳馬

入堂遂踵相躡街司促光祖輩避道光祖輩出語不遜光祖處和實隸籍三省密院茂良大不能平明日奏其事 上諭覿致謝又明日覿以光祖處和申省施行 上謂茂良先權衝替二人然後施行茂良遽下臨安府杖罷丁丑 上批問茂良昨已面諭何遽也自是茂良待罪求去不絕五月甲子戶部郎謝開之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六月丁丑茂良除資政學士知鎮江府是日開之對壬午再對癸未茂良落職放罷於是覿之姍家韓彥

古音獻議三省密院舊奏事退徑批 聖旨非是乞朝退一一覆奏 禁中詳觀乃付出專為此也 上大以為然自是每事於奏目後用黃紙貼云得旨云云朝退封入改則改留則留遂以為常是月末蜀人張唐卿欲用淮南舊賞改官趙雄力主之都承旨王抃執不可雄乃請改次等合入官既覆奏止令循兩資明日 上諭三省云若非覆奏幾誤推賞此可為萬世法雖有強臣跋扈不能易也七月癸丑開之又論茂良遂責散官英州安置

國初自范質進擬已更舊制至是復創覆奏云開之名下一字曰然上一字犯 御嫌名故書其字

靖州圖經載其俗居喪不食酒肉鹽酪而以魚為蔬今湖北多然謂之魚菜不特靖也老杜白小詩云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正指此盖老杜嘗往來荆楚而此詩則嘉興魯氏定為夔門所作夔亦與湖北相鄰故也注杜詩者皆不及此韻語陽秋云言白小與菜無異豈復有厚味哉非

其指矣

唐僖宗乾符二年禮部侍郎崔沆下進士三十人鄭合敬第一據言載其宿平康里詩云春來無處不閑行楚閨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聲注云楚娘閨娘妓之尤者韻語陽秋謂為鄭谷所作誤矣

臨安有蠶紙者澤以漿粉之屬使之瑩滑謂之蠲紙蠲猶潔也詩吉蠲為饔周禮宮人除其不蠲名取諸此又記五代何澤傳載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既喪而廬墓以規

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號蠲紙蠲紙之名適同非此之謂也

唐明宗時加秦王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余按唐至德初以廣平王為天下兵馬元帥天復三年三月以輝王祚為諸道元帥其年十二月敕國史所書元帥之任並以天下為名乃自近年改為諸道宜却復為天下兵馬元帥至德距長

興尚遠若天復則耳目相接而有司皆不之
知其陋邪元帥之名肇見於左氏晉謀元
帥是也然是時所謂元帥者中軍之將爾未
以名官也至隋始有行軍元帥唐初有左右
元帥太原道行軍元帥西討元帥自此寢多
然天下兵馬元帥則始於廣平大元帥則始
於從榮唐末嘗以天下兵馬元帥授朱全忠
僞吳以天下兵馬大元帥授李昇梁末帝以
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鏐晉高祖以天下兵
馬都元帥授錢元瓘出帝以東南面兵馬都

元帥授錢弘佐周又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
錢俶國初改為天下兵馬太元帥古今當
其任者蓋寥寥可數而我高宗皇帝遂自
此應中天之運初元帥皆親王爲之廷臣副
貳而已惟哥舒翰郭子儀李光弼房琯皆嘗
真除錢氏繼之全忠自置昇僞命不足道也
岑彭引兵從光武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
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
蓋延耿弇圖之而車駕東歸敕彭書曰兩城
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若不知足既平

隴復望蜀世言得隴望蜀本此又司馬懿爲
曹操主簿從討張魯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
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
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必瓦
解因此之勢易爲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
失時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
竟不從蓋用前語也

晉明帝問王導晉所以得天下導陳司馬懿創
業之始及司馬昭弒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
覆沐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殊不思

牛繼馬後晉已絕矣

古今詠史之作多矣以經子被之聲詩者蓋鮮
張橫渠始爲解詩十三章葛覃曰葛蔓青長
谷鳥遷女功興念憶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
容使親心得盡歡卷耳曰閨閫誠難與國防
默嗟徒御困高岡能壘欲解痛瘡恨采耳元
因備酒漿洪忠宣著春秋紀詠三十卷凡六
百餘篇石碣大義滅親曰惡吁及厚篤忠純
大義無私遂滅親後代姦邪殘骨肉屢援斯
語陷良臣鄭人來渝平曰鄭人來魯請渝平

姑欲脩和不結盟使宛歸枋平可驗二家何
誤作墮樂成張無垢亦有論語絕句百篇夫子
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也曰既是文章可得聞不應此外
尚云云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兩處分
顏子簞瓢曰貧即無聊富即驕回心獨爾樂
簞瓢個中得趣無人會惆悵遺風久寂寥近
歲嘗見紀孟十詩題張孝祥作于湖集中無
之必依託者如爭地爭城立霸基焉能一統
混華夷力期行政怠求艾深欲為王愧折枝

緣木求魚何及計為叢毆雀失深思是宜孟
氏諄諄誨不嗜殺人能一之異端邪說日交
馳聖哲攻之必費辭深詆並耕排許子極言
二本闢夷之復明陳仲廉無取力斥楊朱義
不為寄語外人非好辯欲令大道日星垂又
有黃次旼者不知何許人賦評孟詩十九篇
極詆孟子且及子思漫紀一二首篇傳道八
句云此道曾參得最真寥寥千載付何人所
傳旼也亦無母誰覺軻手唱不臣忠孝缺來
今已久中庸到此盍惟新願言為子為臣者

勿據悠悠紙上塵文王之圃方七十里一絕
云庇民德莫大文王西伯都來百里強園圃
盤遊方七十斯民何處事耕桑蚍蜉撼大木
多見不知量也若康節先生觀易觀書觀詩
觀春秋四吟則盡掩衆作一物其來有一身
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
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於心上起經
綸天人焉有两般事道不虛行只在人吁嗟
四代帝王權盡入區區一舊編或讓或爭三
萬里相因相革二千年唐虞事業誰能繼湯

武功夫世莫傳時既不同人又異仲尼惡得
不潜然愛君難得似當時曲盡人情莫若詩
無雅豈明王教化有風方識國興衰知音未
若吳公子潤色曾經魯仲尼三百五篇天下
事後人誰敢更譏非堂堂王室寄空名天下
無時不戰爭滅國伐人唯恐後尋盟報後未
嘗寧晉齊命今炎如火文武鎡基冷似冰唯
有感麟心一片萬年千載若丹青

賓退錄卷第二

賓退錄卷第三

大 梁 趙 與肯



晉簡文母鄭太后諱阿春晉人避其諱皆以春
秋為陽秋后傳孝武下詔依陽秋故事上尊
號孝武母李太后傳何澄等議服制曰陽秋
之義母以子貴是也若褚裒傳亘彛目之曰
有皮裏陽秋荀爽傳張闓孔愉難奕駁陳留
王出城夫謂宋不城周陽秋所譏則皆事佐
鄭后之前晉之史官追改以避之耳故孫盛
輩著書曰晉陽秋近世葛常之侍郎立方作

詩話極其該洽顧名之曰韻語陽秋以今人而為晉諱不深考也晉世后諱多矣獨避鄭諱為不可曉然盛文有魏氏春秋習鑿齒亦著漢晉春秋司馬彪作九州春秋則當時亦不盡避史官亦不能盡改蓋晉史凡十八家而唐人修書又出於二十一人之手豈無同異耶

世俗稱列寺卿曰大卿諸監曰大監所以別於少卿監自國初以寺監寄祿之時已然相承甚久然前代但有大鴻臚大司農大匠而

已大卿大監之名殊不與元魏雖有太宗正卿大司農卿隋亦有新都大監然皆不足證也獨晉人謂著作郎為大著作職官志亦然今稱著作郎曰大著作猶有据依

元昊寇邊韓忠獻駐兵延安夜有人攜匕首至卧内遂褰帷韓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益張元也韓復就枕曰汝攜我首去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取帶而出明日不復治其事俄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明受之變張忠獻自平

江起義勤王行次嘉禾一夕坐至夜分警備
嚴甚忽有刺客至前出腰間文書乃苗劉使
來賊公者賞格甚盛時左右睡已熟張遽問
爾欲何為對曰某河北人粗知逆順豈肯為
賊用况侍郎精忠大節感通神明某又安忍
致害邪特見備禦未至恐後復有來者故相
報耳張下執其手問其姓名曰某粗讀書若
言姓名是徼後利顧有母母在河北今徑歸矣
拂衣而去超捷若神翼日張取郡獄死囚斬
以徇曰此刺客也私識其人終身物色竟不

遇二事頗相似但受帶一節韓不及張而前
之刺客亦不可以望後者也漢梁王使人刺
爰盜刺者至關中問盜稱之皆不容口迺見
盜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然後
刺者十餘曹備之又與張事相類然爰卒不
免而張竟無他張公忠臣爰非真長者天理
為不誣矣韓事見王彥輔塵史張事具行狀
光逸為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毋輔之輩詣
令家望見竒之李矩為吏送故縣令於長安
梁王彤以為牙門以是知吏從迎送之儀晉

已然矣宋書庾登之傳載其除豫章太守自臨川便道之官亦云儀迂光赫又謝方明自晉陵太守為南郡相晉陵亦有送故主簿隨在西蕭梁時諸鎮皆有迎主簿

今人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不食肉謂之十齋釋氏之教也余按唐會要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已後每年正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釣永為常式乾元元年四月

二十二日敕每月十齋日及忌日並不得採捕屠宰仍永為式其來尚矣九國志亦載南唐大臣多蔬食月為十齋今斷獄律疏議列此十日謂之十直日

白樂天於潯陽舟中見商婦賦琵琶行其中有云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是時此商留家潯陽而遠取茶於浮梁始知潯陽之茶唐未有也今其行幾徧天下而浮梁所產反不著時代推移而土地所生亦復變遷如此

晉書王育仕劉淵為太傅韋忠任劉聰為鎮西
大將軍劉敏元仕劉曜為中書侍郎三人者
皆嘗委質於晉矣而皆謂之忠義王宏桎梏
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太康
中檢察士廢使車服異制宏緣此復遣吏科
檢婦人相服至褻發於路顧謂之良吏王渾
妻鍾氏嘗夫婦共坐其子濟趨庭而過渾欣
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鍾笑曰若使新婦
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者渾弟淪
也顧謂之烈女真可發一笑

邵康節洛陽春八絕其一云四方景好無如洛

一歲花奇莫若春景好花奇精妙處又能分

付與閑人光鑑堂朝野遺事載呂吉甫在趙

韓王南園京師句人曰風乞兒者持大扇造

呂求詩呂即書扇上無人肯作休除非乞沒

藥堪醫最是風求乞害風都占斷算來世上

少如公呂詩雖戲謔然句體絕與邵詩相類

呂居仁舍人嘗與汪聖錫尚書論並拜兩相獨

曾文昭草文肅制為得右相詞命之體乾道

間虞忠肅拜右揆汪適當制遂祖其意而為

之余按曾制云左右置相以總吾喉舌之司
東西分臺以幹我鈞衡之任居中如鼎足之
峙承上若台符之聯相須而成闕一不可迺
登次輔以告大廷汪制云朕洪惟國朝之制
並建宰輔之司應變守文成底於道獻可替
否各殫厥心矧予繼承惟日兢惕懋乃后德
交脩繫賴於同寅揚于王庭孚號式新於衆
聽其登次相以叶舊章似微不及也初韓忠
彥拜左僕射蔡京當制欲刺探 徽宗之意
徐奏請曰制詞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任兩

相之意 徽宗曰專任一相翼日京出宣言
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肇草制拜布右
僕射肇之詞蓋有爲云

李昊仕於蜀王衍之亡爲草降表及孟昶降又
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
傳以爲笑余記晉謝澹少歷顯位桓玄之篡
以澹兼太尉與王謚俱齎冊到姑熟元熙中
爲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冊禪宋正堪
作對

漢昭帝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書之詐後世稱

其明順帝時張逵輩譖梁商謀廢立帝知其
妄收逵等殺之與昭帝相類洪文敏謂順帝
復以政付梁冀其明非昭帝比故不爲人所
稱前燕慕容暉初立慕容與根譖慕容恪慕容
評將謀爲亂暉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託
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收根等斬
之可與昭順並稱考三君之年昭帝十四順
帝二十五而暉方十一尤不可及然其末年
恪既死母后亂朝評以贖貨干政不能容慕
容垂之勲德遂爲苻秦所滅與早歲殊不相

似又非順帝比也

東蜀楊天惠譔彰明縣附子記云綿州故廣漢
地領縣八惟彰明出附子彰明領鄉二十惟
赤水廉會昌昌明宜附子總四鄉之地爲
田五百二十頃有奇然杭稻之田五菽粟之
田三而附子之田止居其二焉合四鄉之產
得附子一十六萬斤已上然赤水爲多廉水
次之而會昌昌明所出微甚凡上農夫歲以
善田代處前期輒空田一再耕之蒔薺麥若
巢糜其中比苗稍壯并根葉耨覆土下復耕

如初乃布種每畝用牛十耦用糞五十斛七寸爲壟五尺爲符終畝爲符二十爲壟千二百壟從符衡深亦如之又以其餘爲溝爲涂春陽墳盈丁壯畢出䟽整符壟以需風雨風雨時過輒振拂而駢持之既又挽草爲援以御烜日其用上工力比它田十倍然其歲獲亦倍稱或過之凡四鄉度用種千斛以上種出龍安及龍州齊歸木門青垣小平者良其播種以冬盡十一月止採擷以秋盡九月止其莖類野艾而澤其葉類地麻而厚其花紫葉

黃蕤長苞而圓蓋其實之美惡視功之勤窳以故富室之入常美貧者雖接軫或不盡然又有七月採者謂之早水拳縮而小蓋附子之未成者然此物畏惡猥多不能常熟或種美而苗不茂或苗秀而實不充或已釀而腐或已暴而攣若有物焉陰爲之故園人將採常禱於神或日爲藥妖云其釀法用醴醅安密室淹覆彌月乃發以時暴涼以乃乾定方出釀時其大有如拳者已定輒不盈握故及兩者極難得蓋附子之品有七實本同而末

寶通錄卷之三
異其種之化者為烏頭附烏頭而傍生者為附子又左右附而偶生者為鬲子又附而長者為天雄又附而尖者為天佳又附而上出者為側子又附而散生者為漏籃皆脉絡連貫如子附母而附子以貴故獨專附名其餘不得與焉凡種一而子六七以上則其實皆小種一而子二三則其實稍大種一而子特生則其實特大此其凡也附子之形以蹲坐正節角少為上有節多鼠乳者次之形不正而傷缺風皺者為下附子之色以花白為上

鐵色次之青綠為下天雄烏頭天佳以豐實過握為勝而漏籃側子園人以乞棄後夫不足數也大率蜀人餌附子者少惟陝輔閩浙宜之陝輔之賈纔市其下者閩浙之賈纔市其中者其上品則皆士大夫求之蓋貴人多喜竒故非得大者不厭然土人有知藥者云小者固難用要之半兩以上皆良不必及兩乃可此言近之按本草經及注載附子出犍為山谷及江左山南嵩高齊魯間以今考之皆無有誤矣又云春昧為烏頭冬昧為附

子大謬又云附子八角者良其角為側子愈大謬與余所聞絕異豈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類耶以上皆揚說古涪志既刪取其略著於篇然又云天雄與附子類同而種殊附子種近類漏籃天雄種如香附子凡種必取土為槽作傾邪之勢下廣而上狹寘種其間其生也與附子絕不類雖物性使然亦人力有以使之此又揚說所未及也審如志言則附子與天雄非一本矣揚說失之本草圖經與此小異廣雅云奚毒附子也一歲為前則與

同子二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蓋亦不然禹子天佳漏籃三物本草皆不著張華博物志又云烏頭天雄附子一物春秋冬夏脉各異也

左氏傳內蛇與外蛇關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漢太始四年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羣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六年而武帝崩異哉然趙敬肅王彭祖薨於次年亦其應也

玉壺清話 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丁晉公

奏曰每升三十杜甫詩曰速須相就飲一斗
恰有三百青銅錢與昔嘗因是戲考前代酒
價多無傳焉惟漢昭帝罷榷酤之時賣酒升
四錢明著於史劉貢父云所以限民不得厚
射利是已典論謂孝靈末百司酒酒千文
一斗曹子建樂府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
此三國之時也然唐詩人率用此語如李白
金樽清酒斗十千王維新豐美酒斗十千白
樂天共把十千酤一斗又軟羨仇家酒十千
方得斗又十千一斗猶賒飲何況官供不著

錢崔輔國與酤一斗酒恰用十千錢郎士元
六言絕句十千提攜一斗遠送瀟湘故人皆
不與杜詩合或謂詩人之言不皆如詩史之
可信然樂天詩最號紀實者豈酒有美惡價
不同歟抑何其遼絕耶穆宗朝王仲舒爲江
西觀察使時穀斛易斗酒尤可怪揚凝詩
湘陰直與地陰連此日相逢憶醉年美酒非
如平樂貴十升不用一千錢嶺表錄異云廣
州人多好酒生酒行兩面羅列皆是女人招
呼鄙夫先令嘗酒盞上白瓷甌謂之甌一甌

三文不持一錢來去嘗酒致醉者當壚姬但笑弄而已嶺表錄異唐之書也今必不然瓠字不見於字書說文云甌瓠謂之瓠瓠盈之切疑是瓠字傳寫之誤或南方俗字自有瓠字亦不可知若梁元帝長歌行當壚擅旨酒一卮堪十千謂之堪則非真十千也

諺謂物多爲無萬數漢書成帝紀語

漢成帝詔言昌陵作治五年客土䟽惡終不可成服虔注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爲客土乃知客土二字其來甚古唐書方伎杜生傳亦有

客土無氣之語蓋又近世云

唐太宗時米斗三錢後世以爲美談梁天監四
年米斛亦三十錢唐元和六年天下米斗有
直二錢者人罕稱道然皆不若漢宣帝元康
間嘗穀石五錢矣此古今所無也東魏元象
興和中穀斛九錢昭帝時可以爲次矣

漢世大率錢重前所書酒升四錢穀石五錢槩
可推已元康神爵之間金城湟中穀斛亦不
過八錢惟元帝永光二年歲比不登京師穀
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時四方飢饉

朝廷以為憂而其先初元二年齊地饑穀石財三百餘民已多餓死者矣王莽時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善銀八兩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八兩直一千而已高帝賀呂公給曰賀錢萬呂公大驚起迎之門顏師古謂以其錢多故特禮之若今世十千何足驚也元帝臨獸園猛獸驚出馮貴人前當之帝雖嘉美其義僅賜錢五萬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謂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武帝天漢太始間募死罪入贖錢五十

萬減死一等雖數踰惠帝時八倍然後世正使匱乏之極亦何肯出此令可見當時錢之難得也至成帝鴻嘉中買爵之賈殺而為千錢矣西都制祿以穀奉錢皆無所考僅可知者丞相大司馬大將軍月六萬御史大夫月四萬光祿大夫月萬二千司隸校尉月數千議大夫月九千二百秩百石月六百待詔公車月二百四十其薄至此貢禹遷光祿大夫猶謂家日益富後漢之制凡受俸者皆半錢半穀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俸錢月九千不

若今世初品官之奉也。洪文惠隸釋云：漢刻載修廟及表墓人所費有出錢百者，熹平四年濟陰太守張寵以二千祠堯碑，遂夸而書之。貢禹被徵賣田百畝以供車馬，以今江淝田賈會之不減二三千緡，車馬之費當不至是。則當時田賈亦非今比。西都外戚之盛萌芽於元帝之時，王嘉謂是時貲千萬者尚少，他復何言？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五百萬五千緡也。以今助邊之教校之，但可得校校副尉耳，併發觀者一笑。

漢長安有四尉，晉洛陽有六尉，隋改縣尉為縣正，又為書佐。新唐書百官志注云：唐武德元年改書佐曰縣尉，尋改曰正。畿縣上縣正皆四人，七年改縣正復曰尉。然唐六典載：萬年、長安、河南、洛陽、奉先、太原、晉陽七縣尉各六人，京兆、河南、太原諸畿縣及諸州上縣尉各二人而已。新舊唐書皆從之。新書自與注文矛盾，不能定于一也。按李太白作溧陽瀨水貞義女碑云：縣尉廣平、宋陟涉、丹陽李濟、南朝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又

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亦云縣尉李向趙濟盧滎等同德比義好謀而成以此二碑推之則上縣不止兩尉明矣本朝雖赤縣無三尉者蓋前代無巡檢今劇縣巡檢至四五人小縣亦一二人尉雖少未害也

熙寧中華山圯雨水冰已而韓魏公薨王荊公挽詞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頽果見哲人萎西清詩話謂用孔子及唐寧王事寧王事新書無之見於劉耀遠舊史傳中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者以為春秋雨

木冰即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憲見而歎曰此俗所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十一月薨按漢天文志亦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余謂稼字義不可通特介聲之訛耳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未雨而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達官怕之諺本此顏師古註劉向傳謂今俗呼為間樹齊民要術黍稷篇又謂之諫樹云

故人楊晉翁天桂嘗語予昔爲瀧水令初謁郡
時盛暑德慶林守會衣紗公服出延客謂遐
陬僻郡敢於縱肆其野如此後閱初寮外制
集有朝散郎劉繹朝見著紗公服持降一官
蓋政和間又江鄰幾休復嘉祐雜誌云一朝
士五月起居衣緋紗公服爲臺司所糾三司
使包拯亦衣紗公服閤門使易之且詰有何
條例荅云不見舊例只見至尊御此耳始
知何代無之然包公未必爾也

唐慎微蜀州晉原人世爲醫深於經方一時知

名元祐間帥李端伯招之居成都嘗著經史
證類備急本草三十二卷盛行於世而艾晟
序其書謂慎微不知何許人故爲表出蜀今
爲崇慶府

世俗謂自辨解曰分疏平顏師古注爰盎傳不
以親爲解曰解者若今言分疏又北齊書祖
珽傳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并與廣寧王
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疎疏則北朝暨
唐已有是言矣

英宗於仁宗爲從子宣仁后於光獻爲

甥自幼同鞠禁中會溫成有寵 英宗遂還
宮邸 宣仁亦歸其家洎溫成薨 仁宗竟
無子一日謂 光獻曰吾夫婦老無子舊養
十三滔滔各已長立朕為十三后為滔滔主
婚使相娶嫁十三 英宗行第滔滔 宣仁
小字也時宮中謂天子娶婦皇后嫁女事具
邵伯溫聞見錄與皆按漢成帝欲與近臣游
宴張安世玄孫放以公主子且開敏得幸放
取皇后弟許嘉女上為放供帳賜甲第充以
乘輿服飾亦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又唐

中宗時蕭至忠以女妻韋后舅崔從禮子帝
主蕭后主崔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此皆
非可與 聖世同年而語也姑記其語之適
同而已

王孝先曾謚文正王子明 旦謚文貞避 仁廟
嫌諱亦稱文正後來稱孝先者多稱其封國
以為別子明封魏國人罕稱也韓參政億謚
忠憲韓魏公謚忠獻字雖不同音則莫辨此
四臣者皆名臣也至於趙閱道謚清獻而趙
正夫挺之謚清憲則幾於玳珉亂美玉矣

寶通錄卷第三
絲竹筦絃漢張禹傳語王右軍蘭亭序承用之
四字實二物耳

今職制令諸縣有繁簡難易監司察令之能否
隨宜對換仍不理遺闕按薛宣為左馮翊頻
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
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
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
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
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
月而兩縣皆治則漢已著此令矣近世監司

未嘗行也

吾夫子論君子小人之情狀與昔既書之以自
警然邵康節先生諸詩尤能推廣聖人之意
不暇悉載特取其尤深切著明者一篇以諭
觀者處身吟云君子處身寧人員已已無員
人小人處事寧已負人無人員已持此詩以
觀人君子小人如辨白黑所惡於上毋以使
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
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
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君子絜矩之道小

人何足以知之子貢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無加諸人足矣人之加諸我者安能絕之夫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蓋未然其言耳康節又有詩云人如負我我何預我若辜人人有詞孟子亦謂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則此亦妄人也已矣又何難焉學者當知此意

九江琵琶亭壁間題詠甚多嘉泰初撤而新之俱不復存時族父石埭府君承德化被郡檄

督工獨取成都郭宗丞明復一詩刻之石真絕唱也其詩云香山居士頭欲白秋風吹作湓城客眼看世事等虛空雲夢胸中無一物舉觴獨醉天為家詩成萬象遭梳爬不管時人皆欲殺夜深江上聽琵琶賈胡老婦兒女語淚濕青衫如著雨此公豈作少狂夢與世浮沈聊爾汝我來後公三百年潯陽至今無管絃長安不見遺音寂依舊康廬翠掃天夏文莊嘗有寄題琵琶亭一絕云流光過眼如車轂薄宦拘人甚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

須泣淚滿青衫近時陳益之待制謙又賦續
琵琶行有云青衫夜半何曾著引興參差雜
椒播亦皆有新意倦遊雜錄載史沆嘗題詩
亭上坐上騷人雖有淚江邊寡婦不難欺若
使王涯聞此曲織羅應過賞花詩沆早登進
士第坐事遷謫而死平生好持人短長世以
凶人目之故雖古人亦妄肆詆訾云

近歲金虜為韃靼所攻自燕犇汴有南遷錄一
編盛行於時其實偽也卷首題通直郎祕書
省著作郎騎都尉賜緋張師顏編虜之官制

其於士民須知獨無通直一階其偽一也虜
之世宗以孫原王璟為儲嗣父曰允恭璟立
追尊允恭為顯宗錄乃謂璟為允植之子其
偽二也虜之君臣皆以小字行然各自有名
粘罕名宗維兀朮名宗弼錄乃稱忠獻王罕
忠烈王朮其偽三也虜事中國不能詳然灼
知其偽者已如此而士大夫多信之

賓退錄卷第三

賓退錄卷第四

梁 趙 與皆

班孟堅作揚雄傳獨載所爲文歷官行事顧列
於贊中它傳皆不然韓退之作劉統軍碑惟
書門人故吏之言而世系事實悉具於銘詞
正用此體近世惟胡忠簡作趙龍學子瀟墓
銘亦然誌特書世系葬日而已

龔遂自渤海徵至京師議曹王生從遂將入宮
王生從後呼止遂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
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王之德非小

臣之力也遂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
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
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
臣也王生必素知遂不能為此言然後教之
宣帝必素知遂非長者然後疑之然遂始能
受王生之言而又終以實對是亦長者也已
西漢兩萬石君石奮及四子俱二千石景帝號
奮曰萬石君馮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
子皆二千石趙魏間榮之亦號曰萬石君又
嚴延年兄弟五人俱二千石東海號其母曰

萬石嚴姬東漢有萬石秦氏唐有萬石張家氏

慶曆間廣西戮歐希範及其黨凡二日剖五十
有六腹宜州推官吳簡皆詳視之為圖以傳
于世王莽誅翟義之黨使太醫尚方與巧屠
共剝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導其脉知所終
始云可以治病然其說今不傳

廣陵所刻夢溪筆談第十八卷積翳之術注中
又倍下長得十六當作二十四併入上長得
四十六當作二十六士夫知美術者少故莫
辨其誤漫記之

宋明帝名或而其子後廢帝名昱元魏獻文名
弘而其子孝文名宏皆聲絕相近似當避也
周厲王名胡其七世孫僖王名胡齊尤可怪
周人以諱事神而猶有此何歟
容齋續筆云白樂天詩鞍馬呼教往骰盤唱遣
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
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
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
擲自出手六人依采飲焉堂印本采人勸合
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

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
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幡令閃爍令拋打
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
令以為戲云以上皆洪說余謂酒令蓋始於
投壺之禮雖其制皆不同而勝飲不勝者則
一後漢賈逵亦嘗作酒令唐世最盛樂天詩
如籌插紅螺椀觥飛白玉卮打嫌調笑易飲
訝卷波遲碧籌攢米椀紅袖拂骰盤之句不
一不特如洪所云也 本朝歐陽文忠公作
九射格獨不別勝負飲酒者皆出於適然其

說云九射之格其物九為一大侯而寓以八
侯熊當中虎居上鹿居下鴈雉猿居右鴈兔
魚居左而物各有籌射中其物則視籌所在
而飲之射者所以為羣居之樂也而古之君
子以爭九射之格以為酒禍起於爭爭而為
歡不若不爭而樂也故無勝負無賞罰中者
不為功則無好勝之矜不中者無所罰則無
不能之誚探籌而飲飲非觥也無所恥故射
而自中者有不得免飲而屢及者亦不得辭
所以息爭也終日為樂而不恥不爭君子之

樂也探籌之法一物必為三籌蓋射實之數
多少不常故多為之籌以備也凡今賓主之
數九人則人探其一八人則置其熊籌不及
八人而又少則人探其一而置其餘籌可也
益之以籌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
臨時之約然皆置其熊籌中則在席皆飲若
一物而再中則視執籌者飲量之多少而飲
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兩籌而一物者
亦然凡射者一周既飲醕則斂籌而復探之
籌新而屢變矢中而無情或適當之或幸而

免此所以歡然爲樂而不厭也周文忠謂醉
翁亭記云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恐或謂
此古靈陳述古亦嘗作酒令每用紙帖子其
一書司舉其二書祕閣其三書隱君子其餘
書士令在座默探之得司舉則司貢舉得祕
閣則助司舉搜尋隱君子進於朝搜不得則
司舉并祕閣自受罰酒後復增置新格聘使
館主各一員若搜出隱君子則此二人伴飲
二人直候隱君子出即時自陳不待尋問隱
君子未出之前即不得先言遺此二條各倍

罰酒注云聘使蓋賞其能聘賢之義館主兼
取其館伴之義唐有昭文館學士時人號為
館主又云祕閣雖同搜訪隱君子或司舉不
用其言亦不得爭權或偶失之即不得以司
舉不用已言而辭同罰也然則倍罰司舉祕
閣既探得即各明言之不待人發問如違先
罰一觴司舉祕閣止得三搜客滿二十人則
五搜餘人探得帖子並默然若妄宣傳罰巨
觴別行令古靈集載潘家山同章衡飲次行
令探得隱君子爲章衡搜出賦詩云吾聞隱

君子大隱廛市間道義充諸中測度非在顏
堯帝神且智知人亦孔艱勉哉二祕閣賢行
如高山近歲廬陵李寶之如圭作漢法酒云
漢法酒立官十曰丞相曰御史大夫曰列卿
曰京兆尹曰丞相司直曰司隸校尉曰侍中
曰中書令曰酒泉太守曰協律都尉拜司隸
校尉者持節職舉劾劾及中書令酒泉太守
者令太守以佞幸湏淫即得罪劾及侍中則
司隸去節劾及京兆尹則上受其才事留中
不下皆別舉劾劾丞相司直則司直亦劾之

劾列卿則列卿自訟廷辯之罪其不直者其
劾丞相御史大夫者亦聽須先謁而後劾丞
相御史亦得罪丞相得罪則中書令酒泉太
守皆望風自劾御史得罪則惟酒泉太守自
劾司隸以不畏彊禦後若有罪以贖論若泛
劾而及丞相御史者罪司隸劾及京兆尹者
事雖留中酒泉太守亦自劬劬及中書令者
侍中自劬諸劬自劬得罪者皆降平原督郵
協律都尉歌以餞之劬及協律者下之蠶室
弦歌詩爲新聲而求幸又書其後云右酒令

也戲用漢制爲文集者止九人則缺京兆尹
八人則缺侍中七人則御史大夫行丞相事
六人則缺司直當飲者皆即飲之或未舉飲
者亦可計集者之數以爲除官之數每當飲
者予一筭除官既周視其筭以爲飲齊三筭
者即飲之二筭者與其筭等者決之一筭則
留以須後律令載所不及者比附從事云今
館閣有小酒令一卷慶曆中錦江趙景撰飲
戲助歡三卷元豐中安陽竇諛撰酒令在焉
玉籤詩一卷 皇朝知黔南縣黃鑄撰以詩

百首爲籤使探得者隨文勸酒鑄字德器柳
州人釣鼈圖一卷不知作者刻木爲鼈魚之
屬沈水中釣之以行勸罰凡四十類各有一
詩又有採珠局亦此類序稱撰人爲王公不
知其名凡三十餘類亦各有一詩又有捉卧
甕人格 皇朝李建中撰以畢卓嵇康劉伶
阮孚山簡阮籍儀狄顏回屈原陶潛孔融陶
侃張翰李白白樂天爲目蓋與陳李之格大
同小異特各更其名耳投壺經唐上官儀嘗
奉敕刪定史玄道續注蓋采周顛郝同梁簡

文教家之書為之司馬文正公更以新格舊書為之盡廢晁子止侍郎公武郡齋讀書志又有木射圖一卷云唐陸秉撰為十五筭以代侯擊地球以觸之筭飾以朱墨字以貴賤之朱者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墨者慢傲佞貪濫仁者勝濫者負而行賞罰焉疑亦此具也梁王魏帝金谷蘭亭又皆於遊燕之際以賦詩作賦不成者罰酒高續古似孫緯略已詳此不重出

秦會之當國決意講和虜俄背盟秦不知所措

張巨山嶠時為司勳郎為代作自解之奏略曰

伊尹告成湯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臣前贊議和今請伐虜是皆主善為師如其不濟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當遵孔聖之訓秦大喜擢巨山為右史而不知所引皆誤也時秘書省寓法慧寺或大書於門云周任為孔聖太甲作成湯秦大怒疑出於館職相繼斥去然史記殷本紀載伊尹作成有一德於成湯之時則司馬子長已誤矣蔡邕引致遠恐泥新唐書傳引以能問於不能皆以為孔子之言亦

非

漢杜延年為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元魏任城王澄之子順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荅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唐薛元超為中書舍人省中有盤石其祖道衡為隋內史侍郎時嘗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泫然流涕裴譔五世為河南譔視事未嘗敢當正處居世官者當如此矣

晉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今流俗謂大笑為絕倒非也

先鑑堂朝野遺事云王文正公曾相 真宗呂許公夷簡為參知政事 仁宗朝呂為首相王再入議論多不合王求去甚力一日上留許公問所以處王公者呂皇恐不敢當上再三問之曰王某先朝舊臣當得使相或洛或許惟聖裁再問其次曰無已則大資政或青或鄆 上首肯呂甚喜出省與宋宣獻

綬分路忘相揖晚報鎖學士院諸子問皆不
荅夜深獨語晦叔曰次輔均勞矣明日盛服
入朝則兩麻也呂判許州王知鄆州仁宗
聖斷如此又孔毅父平仲談苑云張鄧公呂
許公同作宰相一日朝退仁宗獨留呂公
問曰張士遜久在政府欲與一差遣出去呂
公曰士遜出入兩朝亦頗宣力仁宗曰
恩命如何呂公曰與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
太傅知許州仁宗曰不虧他否呂公曰聖
恩優厚呂公既退張呂親姻也私焉曰主

上獨留公必是士遜別有差遣因祈以恩命
呂沈吟久之曰使弼使弼張亦欣然慰望是
日張公打屏閣子內物色過半矣既夕鎖院
明日早張公令院子盡般閣子內物色歸家
更不趨待漏院只就審官東院待漏既入朝
張公唯祇候宣麻呂公唯準擬押麻耳忽有
堂吏報呂公云相公知許州呂公大驚於是
張公押麻乃呂公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
傅知許州也與耆按呂夷簡張士遜同相在
天聖明道間章獻后上僊仁宗始親政

與夷簡謀以樞密使張耆副使夏竦范雍趙
稹參知政事陳堯佐晏殊皆章獻所任用
悉罷之退告 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
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罷夷簡
為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及宣制
夷簡大駭不知其故素厚內侍閻文應使為
中訶久之乃知事由 皇后其後再相贊成
廢后之議實原於此談苑所載皆不合且節
度使檢校太傅而不加辨章亦非使弼文德
殿宣布惟參政一員押麻餘宰執皆不往宰

相亦不當押麻其書疑近世不知典故者所
為必非孔氏本真至景祐四年四月夷簡自
昭文相罷為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鎮安軍節
度使判許州王曾自集賢相罷為尚書左僕
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當以遺事為正初
命曾知青州既入謝求改鄆州又僕射典州
不當云知遂貼麻改命綬時參知政事亦同
罷云第曾初拜相夷簡執政皆在乾興元年
七月時 仁宗已踐阼 真宗末年曾參知
政事夷簡知開封府而已遺事謂曾相 真

宗夷簡參知政事亦誤也

沈存中筆談云穎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人頗蕭灑自言村民無所能何為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謂不出門也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

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為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以贍乃以田與兄攜妻子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一藥以其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為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不當更兼其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又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無可為也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

惠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
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
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閑曠言詞精簡
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_室枵然一
榻而已問其子何如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
厚未嘗妄言未嘗嬉遊唯買_置鹽酪則一至邑
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徑還未嘗傍
遊一步也蔡條鐵圍山叢談云靖康未有避
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
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

挈能至是邪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
乎衆爭為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迺仁
廟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於此因不復出以
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
年矣洪文敏夷堅已志云陳元忠少魏漳州
龍溪人客居南海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
趨城尚遠投宿野人家茅茨教椽竹樹茂密
可愛主翁雖麻衫草屨而舉止談對宛若士
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
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為生耳亦入城

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
之因雜以它語少焉暴風雨作其二子荷蓑
負鋤歸大兒可十八九小兒十四五倚鋤前
揖人物可觀絕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
不復共談遲明陳別去至城以事留一日偶
適市見翁倉皇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
年不入城何為到此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
間其故不肯言固問之乃大兒於關外粥果
失稅為關吏所拘陳為謁監征至則已捕送
郡翁與小兒偕詰詰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

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其子贍給若渠不勝
杖則翼日之食缺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
人豈可受杖某願代死死又以罪在已甘心
焉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
請翁叱之兒必欲前郡守頗疑之呼問所以
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
翁急拽其衣使退曰兒狂妄言守詢詰敕在
否兒曰見作一束寘甕中埋於山下守立遣
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謝而釋其
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三事略相似世

之慕紛華汨利祿事表襮者聞其風泚其顙
矣杜生真有道之士南安翁棄官而晦其迹
亦人所難能順昌山中主人避世者耳南安
翁大兒不能保身幾禍其父其亦有愧於杜
生之子矣

顏之推家訓云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
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
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
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
人方有此言之推北齊人逮今幾七百年稱

家祖者復紛紛皆是名家望族亦所不免家
父之稱俗輩亦多有之但家公家母之名少
耳山簡謂年幾三十不為家公所知蓋指其
父非祖也

吳曾能改齋漫錄云 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
侍爭辯聲聞御前 仁宗召問之曰甲言貴
賤在命乙言貴賤由至尊 帝默然即以二
小金合各書數字藏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
事有勞推恩封祕甚嚴先命乙攜一往內東
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攜一繼往無何內東門

司保奏甲推恩 仁宗怪問之乃是乙至半
道足跌傷甚莫能行甲遂先到與皆按唐張
鷟朝野僉載魏徵為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
時徵方寢二人牕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
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遂作
一書遺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
一負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者送
書明日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
徵怪而問焉具以實對乃歎曰官職祿料由
天者蓋不虛也二事蓋只一事曾傳聞之誤

耳聖君賢相一頓一笑猶當愛之豈肯激於
一夫之言而輕用慶賞鄭公之事已不足信
而我 仁宗皇帝豈為是哉

開禧丙寅眉州重修圖經號江鄉志末卷雜記
門云佛日大師宗杲每住名山七月遇蘓文
忠忌日必集其徒修供以薦嘗謂張子韶侍
郎曰老僧東坡後身張曰師筆端有大辯才
非老先生而何鄉僧可昇在徑山為侍者親
聞此語今按杲年譜蓋生於元祐四年己巳
而東坡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辛巳此時杲已

十三歲矣景平生尊敬東坡忌日修供或有之必無後身之說可昇之妄也

封國公者先小國次次國後大國已至大國者許於本等內改封 國朝之制也洪忠宣以子貴追封鄒徙封衛乾道三年十二月改封魏矣至七年四月又再封魏其誥前銜稱贈太師追封魏國公後又云可特追封魏國公餘如故范文穆行詞略云魏大名也其命維新或謂既不改封他國何必命詞給告他人未見有重複如此者然余讀許崧老翰外制

有大禮封贈曾祖追封楊楚國公贈太師者逸其姓名注云元贈太師追封楊楚今再封制略曰封兼楊楚位極公師雖寵數不可以復加而申命用昭其無斁則知已有前比矣後漢陳寵傳云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又隋書牛弘傳云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三月不以太簇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則知正月亦可稱十三月魯氏自備但記陳寵一事云

今世男子初入學多用五歲或七歲蓋俗有男
忌雙女忌隻之說以至笄冠亦然按北齊書
李渾弟繪傳繪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以
偶年俗忌約而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閑而
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內外異之則其來
久矣

陶穀五代亂紀載黃巢遁免後祝髮為浮屠有
詩云三十年前草上飛鐵衣着盡着僧衣天
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欄看落暉近世王仲
言亦信之筆于揮麈錄殊不知此乃以元微

之智度師詩竄易磔裂合二為一元集可攷
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_僧藏盡擁禪
衣石榴園下擒生處獨自閑行獨自歸其二
云三陷思明三突圍鐵衣拋盡納禪衣天津
橋上無人識閑凭欄干望落暉

齊已折楊柳詞穠低似中陶潛酒軟極如傷宋
玉風以中酒之中為去聲於義為長徐邈中
聖人三國志既無音未可懸斲為平聲也
母持布鼓過雷門漢王尊語師古注謂雷門會
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

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曾文清詩
敗鼓無聲強自搥不堪持過阿香家似用王
語點化而誤以雷門為雷霆之雷洪文敏續
筆謂城門名用一字者為雅馴歷舉左氏公
羊諸書所載亦獨遺此
鮑明遠行路難首云奉君金卮之美酒瑤瑁玉
匣之瑤琴七絃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
衾黃魯直送王郎云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
君以湘纍秋菊之英贈君以黔州黔漆之墨
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正用其體

漢儋耳郡本朱崖之地唐為儋州 本朝為昌

化軍中國極南之地也山海經儋耳之國在
大荒北任姓禺號子食穀北海之渚中郭景
純注云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朱崖儋耳
鏤畫其耳亦以放之也呂氏春秋審分覽任
數篇亦曰東至開梧南撫多顛西服壽靡北
懷儋耳高誘注云北極之國又恃君覽云鴈
門之北鷹隼所鷙須窺之國饕餮窮竒之地
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注云北方狄無
君者也則是極北別有一儋耳朱崖之名蓋

晚出云

古本論天體者言人人殊然天主乎動地主乎
靜未有謂地動者也惟考靈耀曰地有四遊
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
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恒動不止譬如
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覺其說獨異

陸放翁入蜀記載其入沌後見舟人焚香祈神
云告紅頭須小使頭長年三老莫令錯呼錯
喚問何謂長年三老云梢工是也長讀如長
幼之長乃知老杜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

錢高浪中之語蓋如此因問何謂攤錢云博
也按梁冀能意錢之戲注云即攤錢也則攤
錢之為博亦信矣予以世人讀杜詩者多以
長字為平聲故載陸語

賓退錄卷第四

賓退錄卷第五

大梁

趙

與皆



列仙傳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
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
入涿水中取龍子弟子潔齋俟於水傍且設
祠屋果乘赤鯉出祠中留一月餘復入水去
今寧國府涇縣東北二十里有琴溪溪之側
石臺高一丈曰琴高臺俗傳琴高隱所有廟
存焉溪中別有一種小魚他處所無俗謂琴
高投藥滓所化號琴高魚歲三月數十萬一

日來集漁者網取漬以鹽而曝之州縣須索
無藝以為苞苴土宜其來久矣舊亦八貢乾
道間始罷前輩多形之賦詠梅聖俞王禹玉
歐陽文忠公皆有和梅公儀摯琴高魚詩聖
俞詩云大魚入騎上天去留得小鱗來按觴
吾物吾鄉不須念太官常膳有肥羊禹玉詩
云三月江南花亂開青溪曲曲水如苔琴高
一去無蹤迹枉是漁人尚見猜文忠詩云琴
高一去不復見神仙雖有亦何為溪鱗佳味
自可愛何必虛名務好奇聖俞又有宣州雜

詩二十首其一云古有琴高者騎魚上碧天
小鱗隨水至三月滿江邊少婦自撈漉遠人
無棄捐憑書不道薄賣取青銅錢聖俞宣人
也汪彥章嘗賦長篇百川萃南州水族何磊
砢其間琴高魚初未列楚些豈堪陪薨鮮裁
用當殺果土人私自珍千里事封畧遂令四
方傳噍噍亦云頗俗云琴高生控鯉宛溪左
靈蹤散如煙遺鬣尚餘穎向來騎鯨人逸駕
嘗慕我不應當時遊反用此么麼得非效齊
諧怪者記之過彭越小如錢蹤迹由漢禍越

書載王餘變化更微瑣因知天地間人莫窮
物夥區區於其中臆決蓋不可偽真吾何知
且用慰願朶故山谷送舅氏野夫之宣城詩
有云籍甚宣城郡風流教貢毛霜林收鴨脚
春網薦琴高蜀人任淵註此詩不知宣城土
地所宜但引列仙傳事直云琴高鯉魚也誤
矣公儀詩恨未見汪詩不載集中

吳虎臣曾漫錄云婺州下理有俗字如以養為
矮養為齋訟牒文案亦然范文穆桂海虞衡
志云邊遠俗陋牒訴券約專用土俗書桂林

諸邑皆然今姑記臨桂數字雖甚鄙野而偏
傍亦有依附養音矮不長也閨音穩坐於門
中穩也奎亦音穩大坐亦穩也仆音嫻小兒
也天音勒人瘦弱也歪音終人亡絕也否音
臘不能舉足也妖音大大女及姊也歪音礪
山石之巖窟也閃音櫟門橫闕也他不能悉
記嶺外代谷於此外又記五字余音首言人
在水上也夾音魅言沒入水下也呶和馘切
言隱身忽出以驚人之聲也包音鬚言多髭
也井東敢切以石擊水之聲也余按魏書江

式傳延昌三年上表論字體不正略曰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翫神蟲為蠶如斯甚衆又顏氏家訓載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蕪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乃知俗字何代無之車同軌書同文豈易能哉與昔昔年侍先人

官贛之石城俗字如此者尤多今不能記憶唐君臣正論載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為地千千萬萬為年永主父王為證長正主為聖一忠為臣一生為人一人大吉為君然嘗考之但有莖垂惡正四字合證作鑿聖作鍾君作鳳皆與正論所言不同今大理國文書至廣右者猶書國作圀亦后所改又吳主孫休名字四子嘗創音罽音茵音迄音寘音觥音舜音磳音聶音聶音舉音寇音褒音熒音攤音八字南漢劉巖自制龔音儼音字為名蓋取飛龍在天之意云

論語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古注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足以致富適足以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正義曰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人之惑也范氏謂人之成德不以富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侯氏謂若其誠不富祇以取異耳伊川謂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揚文靖尹和靖

朱文公皆從之南軒謂言其誠實之不富祇以自取異云耳與昔按我行其野之詩誠作成取義與此不類不當遷就以求合此孟子所謂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者也嘗聞平庵趙先生云此詩^詩特因子張之問而答之學者之學聖人蓋不止此富者道盛德至善之謂常人不能主忠信不能徙義愛之者未免欲其生惡之者未免欲其死若能及之誠未可謂之至善但亦足以異於常人而已此說最明白

唐張鷟自號浮休子張芸叟蓋襲其名

南唐保大中賜道士譚紫霄號金門羽客事見

廬山記 祐陵賜林靈素號用此故事

彭器資洪忠宣皆號鄱陽集王岐公張彥正皆
號華陽集楊文公胡文定皆號武夷集魏仲
先李漢老皆號草堂集謝無逸俞退翁傅子
駿皆曰溪堂蕪子美張會川張徽皆曰滄浪
李師中石守道皆曰徂徠晏元獻王荊公皆
曰臨川它如錢文僖有伊川集邵康節有伊
川擊壤集而程子又號伊川朱文公編二程

文題河南程氏文集而尹師魯先有河南集
又呂居仁舍人詩曰東萊先生詩集而從孫
太史成公學者亦尊之曰東萊先生其著述
尤多凡此教者驟見其名未免疑混要皆不
若漢魏以來諸文人但標姓名曰某人某人
集之為明白洞達也

漢書楊雄傳云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韓文公
題張十六所居詩云端來問奇字為我講聲
形然傳但云學作奇字不言問奇字後來相
承而用蓋天^又以韓詩為本傳又云家素貧者

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與前學作奇字凡隔數十字了不相涉而近世文人多云載酒問字載酒問奇字之類不知何所本也藝文志云蕭何草律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則古文而異者也許叔重說文解字云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與顏注合其後晉衛巨山四體書勢元魏江式論書表皆同然則奇字者與科斗文字略相似而異於小篆六書之一體耳今人才見書籍中難字便謂之奇字非也容齋三筆摘周禮中字如擗磬輶蠡之類凡數十爲一則題曰周禮奇字且云前賢以爲此書出於劉歆歆常從楊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蓋亦失於詳考學作奇字者歆之子棻亦非歆也

王荆公一日訪蔣山元禪師坐間談論品藻古

今元曰相公口氣逼人恐著述搜索勞後心
氣不正何不坐禪體此大事又一日謂元曰
坐禪實不虧人余數年欲作胡笳十八拍不
成夜坐間已就元大笑事見宗門武庫

元魏青州刺史公孫邃卒官高祖在鄴宮爲之
舉哀青州佐吏疑為所服詔主簿近代相承
服斬過奠便除可如故事自餘無服大成臣寥
落可準諸境內之民為齊衰三月則知境內
之民舊為刺史制服矣近世所無也然河中
蒲坂人石文德自祖父苗以來元凡刺史守令

卒官者皆制服送之朝廷遂標榜門閭史官
復列之節義傳夸而書之審如邃傳所言則
文德之事不足為異矣此又何耶

啟顏錄載元魏太府少卿孫紹對靈太后臣年
雖老臣卿乃少於是拜正卿按魏書亦書此
事然紹自太府少卿遷右將軍太中大夫非
正卿也孝莊建義初復除衛尉少卿將軍如
故永安中方拜太府卿

權利所在小人之所以爭故雖父子之親有不
恤也晉會稽王道子得政之久末年有疾加

以昏醉其子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
天子解道子揚州刺史及司徒而道子不之
覺元顯遂自為揚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
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其後又加元
顯錄尚書事先是謝安薨後道子已錄尚書
至是更為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
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湊
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蔡京蔡攸父子俱貴
權勢日相軋輕薄者互煽搖以立門戶由是
父子遂為仇敵攸別賜第嘗詣京京方與客
語使避之而呼攸入甫就席遂起握父手為
切脉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疾乎
京曰無之攸曰禁中適有公事不得留遂去
客竊窺得其事以問京京曰君不解此此輩
欲以吾疾罷我也居數日京果致仕又以季
弟條鍾愛於京數白徽宗請殺之徽宗
曰太師老矣不許但削條官而已此四臣者
卒皆貽家國之禍善乎康節先生之言曰人
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疎莫如路
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

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况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况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

一目而交袂於中達者哉

歐陽文忠公著五代史記梁太祖本紀初稱溫賜名後稱全忠封王後稱王至即位始稱皇帝徐無黨注曰始而稱名既而稱爵既而稱帝漸也爵至王而後稱著其逼者末帝而下訖于漢周諸帝紀皆然而新唐書本紀高祖之生即稱高祖太宗方四歲已書太宗二書出一手而書法不同如此未詳其旨宜黃李子經卯作緯文瑣語亦云唐五代史書皆公手所脩然義例絕有不同者一人之作不應

相去如此之遠議者謂唐書蓋不盡出公意
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也元魏道武以服寒食散
發動喜怒乖常遂來弑逆其子明元可以已
矣而又服此藥不堪萬機旋致夭折唐穆宗
因擊毬暴得疾浸淫以至於崩其子敬宗亦
可以已矣而聽政未踰月已連日為此戲自
此馳逐不已宦者怨懼不三年而身罹不測
之禍所謂下愚不移者歟

俗說愚人以八百錢買匹絹持以染緋工費凡
千二百而僅有錢四百於是併舉此絹足其

數以償染工艾子云人有徒行將自呂梁託
舟趨彭門者持五十錢造舟師師曰凡無齎
而獨載者人百錢汝尚少半吾不汝載也人
曰姑收其半當為挽絳至彭門以折其半又
夷堅戎志載汪仲嘉大猷自言其族人之僕
出幹抵暮趨趨呻吟而來問何為曰恰在市
橋上有保正引繩縛二十人過亦執我入其
中我號呼不伏則以錢五千置我肩上帝曰以
是倩汝替我喫縣捧我度不可免又念經年
傭直不曾頓得五千錢不可失此遂勉從之

到鄞縣與同縛者皆決杖乃得脫汪曰所得
錢何在曰以謝公吏及杖直之屬僅能給用
向使無此將更受楚毒豈能便出哉汪笑曰
慙畜產可謂癡人僕猶愠曰官人是何言同
行二十人豈皆癡耶竟不悟前二事蓋寓言
以資笑謔而後一事乃真有之

吳虎臣辨唐異聞集所載開元中道者呂翁經
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謂
此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自序以為呂渭之
孫渭仕德宗朝今云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

無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為開元恐是開成字
亦非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此時未可稱
翁 本朝國史稱閔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
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術時至陳搏室
若以國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人明
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閔右人咸通中
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為梗攜家隱居終南學
老子法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人此皆吳說蕭
東夫呂公洞詩云復此經過三十年唯應巖
石故依然城南老樹朽為土簷外稚松青拂

天枕上功名祗擾擾指端變化又玄玄刀圭
乞與起衰病稽首秋空風一劍仙第五句誤用
呂翁事又唐逸史虞鄉永樂兩縣連接有呂
生者居二邑間為童兒時畏聞食氣唯食黃
精日覺輕健耐風寒見文字及人語率不忘
母及諸妹每勸其食不從後以猪脂置酒中
強使飲生方固拒已噓吸其氣忽一黃金人
長二寸許自口出即仆卧困憊移時方起先
是生年近六十鬢髮如漆至是皓首恨惋垂
泣再拜別母去之茅山不知所終此又一人

也何神仙多呂氏乎

俗謂婚姻之家曰親家唐人已有此語見蕭嵩

傳又有以親字為去聲者亦有所據盧綸作

王駙馬花燭詩有人主人臣是親家之句

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氏注云天

帝之二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

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

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

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

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

二女死於江湘之間俗謂為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為湘夫人案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虞妃也此之為靈與天地並矣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摠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即令從之二女靈達鑿通無方尚能以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當不能自免於風波而有獲淪之患乎假復如此傳曰生為上公死為貴神禮五岳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為夫人也參伍其義義既混錯錯綜其理理無可據斯不然矣原其致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為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夫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其說最近理而古今傳楚詞者未嘗及之書于此以祛千載之惑張華博物誌多出於山海經然末卷載湘夫人事亦誤以為堯女也

戰國策舊傳高誘注殘缺踈略殊不足觀姚令
威寬補注亦未周盡獨縉雲鮑氏彪校注爲
優雖間有小疵多不害大體惟東西二周一
節極其舛謬深誤學者反不若二氏之說是
然高氏但云東周成周今洛陽西周王城今
河南其說甚略姚氏特作世系譜似稍詳矣
而亦未備其指鞏爲東周則又未免小誤今
世學者但知鎬京之爲西周東遷之爲東周
而已若敬王之遷成周固已漫漶至於兩周
公之東西周則自非熟於考古者蓋茫不知

其所以也此鮑氏之誤所以不得不辨余故
博採載籍究極本末而論焉周之先后稷始
封於邠不窋自竄於戎狄公劉徙居於豳至
於大王徙居岐周文王降崇乃作豐邑自岐
而徙都焉武王之時復營鎬京而居之詩書
稱宗周者指鎬京也迄東遷之前無所遷徙
然武成云王來自商至于豐召誥序云成王
在豐周官序云還歸在豐左傳亦曰康有鄆
宮之朝則雖改邑于鎬而豐宮元不廢蓋豐
在京兆鄆縣鎬在長安縣西北十八里相距

總二十五里往來不為勞也武王克商之後嘗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蓋洛邑居土地之中宜作天邑武王既得天下有都洛之意矣而未暇及也先於其地遷九鼎焉武王崩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營以為都是為王城其地實邲鄆亦名河南洛誥所謂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洛陽者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其地又在王城之東洛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者也洛誥序云周公往營成周則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虛之下都則保釐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周人朝夕受事習見既久遂獨指以為成周矣按洛誥王祀于新邑召誥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則成王固嘗居之然卒駕而西也宣王中興嘗一會諸侯於東都下至幽王為犬戎所滅宗周迫近戎狄平王之立不得已而東遷都於王城始奠居焉自是始有東西周之名謂之東者

以別於鎬京之為西耳河南洛陽未分畫也
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
都成周後九十餘年考王弑兄而自立懼弟
揭之議已遂以王城封之以續周公之官職
是為西周栢公此時未有東周公而稱西周
者後人推本而言之也栢公傳威公威公傳
惠公考王十五年西周惠公封其少子班於
鞏以奉王是為東周惠公父子同謚而西周惠公
長子自為西周武公自是周公之國始分東
西成周為東周王城復為西周矣蓋自河南

栢公續周公之職而秉政三世益專所以別
封少子使奉王者殆欲獨擅河南之地不復
奉王且王城成周皆為東西周君所有天子
直寄焉耳東周者指周王所居之洛陽也鞏
班之采邑也世本曰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
是班秉政於洛陽而采邑則在鞏前漢地理
志曰鞏東周所居姚令威用其說非也赧王
時東西周分治王復徙都西周至五十九年
秦昭王使將軍繆攻西周西周君犇秦頓首
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其君於

周蓋權移於下其極乃至於盡獻其邑於它人亦不出於天子之命矣是年王赧卒其國先絕西周武公亦卒秦遷西周公於豳狐實武公之子公子咎者而東周惠公之後亦尚能一傳後七歲秦莊襄王盡滅東西周周始不祀天略如此戰國策之西周即揭之西周戰國策之東周即班之東周西周建國在東周之前而舊書躋東周於西周之上為失其次鮑氏正之是矣但其說曰西周正統也不可以後於東周其注韓使人讓周則曰此時周之命已不行於諸侯矣其注周君謀主也則曰猶為天子故它如此類不一又盡以西周之策分繫之安赧二王蓋直以西周為天子而不知實相威諸公之事也余嘗反覆考之東西二周之策皆曰周君周君之自謂必曰小國曰寡人皆當世諸侯之稱其間或及周王則直稱王或稱天子非不明白鮑氏乃比而一之可乎原其致誤之由蓋亦有說溫人之辭云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周君天下者言周王之君天下也鮑必誤以為周

君有天下矣又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實寶是時周王未徙西周故天子之國者謂敬王故都也鮑必愈疑西周君即天子矣不特此也周王周公國號既同史記不為二周公立世家而混書其事於周紀宋忠注周君王赧卒又不知周君與王赧此年俱卒但見二者連文遂謂赧王卒謚西周武公小司馬張守節輩皆能辨之然世多承其誤雖如司馬文正公亦不能免通鑑直以犇周獻邑

者為赧王稽古錄中復誤以西周桓公為東周無責乎鮑也東周策首章書秦臨周求鼎事鼎實在西不在東也豈周王在東故東周君猶能挾天子以制命歟不然則錯簡也注家皆無發明者因併及之

曾文清訪戴圖詩小艇相從本不期剡中雪月並明時不因興盡回船去那得山陰一段奇近歲豫章來子儀亦賦此詩四山搖玉夜光浮一舸玻璃疑不流若使過門相見了千年風致一時休末句實祖文清之意

俗諺洗脚上船語見三國志呂蒙傳注引吳錄
曰孫權欲作濡須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
足上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
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
乎權曰善遂作之

淳熙十四年冬十一月丙寅宰執奏事延和殿
宿直官洪邁同對因論高宗謚號孝宗
聖諭云太上時有老中官云太上臨生
徽宗嘗夢吳越錢王引徽宗御衣云我好
來朝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

來邁又記其父皓在虜買一妾東平人偕其
母來母曾在明節皇后閣中能言顯仁皇
后初生太上時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
王寤而生太上武肅即鏐也年八十一
太上亦八十一卜都於此亦不偶然張湜雲
谷雜紀僅載其略且不記其語之所自得獨
周必大思陵錄備載其詳如此上所諭
錢王指做做第三子惟渲也終團練使

賓退錄卷第五



陳立炎

古書流通處

古書流通處

古書流通處

宋趙與峒賓退錄 卷六止十

東益齋氏藏

賓退錄卷第六

大梁



趙



與昔



路德延處朱友謙幕府作孩兒詩五十韻以譏

友謙 本朝張師錫追次其韻賦老兒詩一

篇二詩曲盡老幼之情狀張詩用韻妥帖不

類次韻者尤為難能今兩錄之孩兒詩曰情

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語客

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纔覆額

分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遙占地仙排衙

朱閣上唱道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採

蓮走堤衝細雨奔，蒼趺輕煙嫩竹乘。為馬新蒲掉作鞭，鶯鷓金鏃繫獨子。綵絲牽擁鶴歸晴，島驅鵝入暖泉。楊花爭弄雪榆葉共收錢，錫鏡當眉掛銀珠對耳懸。頭依蒼鶻裘袖學柘枝，搢酒滯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頻邀籌箸挿時乞繡針穿寶篋，拏紅豆粧奩拾翠鈿。短袍披案褥尖帽戴靴，羶展畫趨三聖開屏笑七賢。貯懷青杏小垂額，綠荷圓驚滴沾羅淚。嬌流污錦涎倦書，饒姪妮憎藥巧遷。延弄帳鸞綃映藏衾，鳳綺纏指敲迎使鼓箸撥賽神。

絃簾拂魚鈎動，箏推鴈柱偏。碁圖添路盡畫笛管久聲鐫，惱客初酣睡。驚僧半入禪，尋蛛窮屋瓦。採雀過樓椽，拋果忙開口。藏鈎亂出拳，夜分圍楸拙。朝聚打鞦韆，折竹裝泥燕。添絲放紙鳶，互誇輪水磴。相教放風旋，旗小裁紅綃。書幽截碧戕，遠鋪張鷓網。低控射蠅弦，吉語時時道。謠訶處處傳，匿窓肩乍曲。遮路臂相連，鬪草當春迳。爭毬出晚田，柳傍慵獨坐。花底困橫眠，等鶻潛籬畔。聽蛩伏砌邊，旁枝拈粉蝶。隈樹捉鳴蟬，平島誇躡上層崖。逞捷

綠嫩苔車跡小深雪履痕全競指雲生岫齊
呼月上天蟻窠尋逕斷蜂穴遠堦填樵唱迴
深嶺牛歌下遠川壘柴為屋木和土作盤筵
險砌高臺石危跳峻塔輒忽升鄰舍樹偷上
後池船項託稱師日甘羅作相年明時方在
德戒爾減狂顛老兒詩曰鬢髮盡皤然眉分
白雪鮮週遮延客話偃僂抱孫憐無病常供
粥非寒亦衣綿假溫衾擁背借力杖搯肩貌
比三峯客年過四皓仙喚方離枕上扶始到
門前每愛烹山茗常嫌飮石蓮耳聾如塞竈

眼暗似籠煙宴坐羸凭几乘騎困鞞鞭頭搖
如轉旋脣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牙疼怯漱
泉形骸將就木囊橐尚貪錢膠睫乾眇綴粘
髭冷涕懸披裘腰懶繫濯手袖慵揜擡舉衣
頻換扶持藥屢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難穿
喜婢裁裙布嗔妻買粉鈿房教深下幕牀遣
厚鋪氈琴聽憐三樂圖張笑七賢看嫌經字
小敲喜磬聲圓食罷羹流袂盃餘酒帶涎樂
來須遣罷醫到久相延裹帽縱橫掠梳頭取
次纏長吁思往事多感聽衰絃衰氣注腰還重

風牽口更偏墓松先遣種誌石預教鐫客到
唯求藥僧來忽問禪養茶懸竈壁曝艾曬簷
椽怒僕空瞠眼嗔童謾握拳心驚嫌蹴踘脚
軟怕鞦韆局縮同寒狔堆似飽鳶觀瞻多
目眩舉動即頭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綵牋
已聞頌几杖寧更佩韋弦賓客身非與去兒
孫事已傳養和屏作伴如意拂相連久棄登
山履唯存負郭田呻吟朝不樂展轉夜無眠
呼稚臨牀畔看書就枕邊冷疑懷貯水虛訝
耳聞蟬束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甘坐

未絳老讓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沉欲雨天雞
皮塵屢積齧齒食頻填每憶居卽署常思釣
渭川喜逢迎佛會羞赴賞花筵徑狹容移檻
堦危索戒輒好生焚鳥網惡殺拆漁船既感
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長思當弱冠悔不賸狂
顛書畢回思少小嬉戲之時恍如昨日今年
踰三十駸駸將入老兒詩之境矣讀之亦可
以自警云前詩第四十二韻押全字後詩乃
押先字恐誤又養和屏作伴屏字可疑
寓言以貽訓誡若柳子厚三戒鞭賈之類頗似

以文爲戲然亦不無補於世道吾閱近世文集得二文焉朱希真敦儒東方智士說蕭東夫德藻吳五百是也朱之文曰東方有人自號智士才多而狂心凡古昔聖賢與當世公卿長者皆摘其短闕而非笑之然地寒力薄終歲不免飢凍里有富人建第宅甲其國中車馬奴婢鍾鼓帷帳惟備一旦富人召智士語之曰吾將遠游今以居第貸子凡室中金寶資生之具無乏皆聽子用不計期年還則歸我富人登車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僕妓

妾羅拜堂下各效其所典簿籍以聽命號智士曰假公智士因遍觀居第富實偉麗過王者喜甚忽更衣東走圍仰視其舍卑狹俯閱其基湫隘心鬱然不樂召網紀僕讓之曰此第高廣而圓不稱僕曰惟假公教智士因令徹舊營新狹者廣之庫者增之曰如此以當寒暑如此以蔽雨風既藻其椽又丹其楹至於聚籌積灰扇蠅攘蛆皆有法度事或未當朝移夕改必善必奇智士躬執斤帚與役夫雜作手足瘡繭頭蓬面垢晝夜廢眠食怵怵

馬惟恐園之未美也不覺閱歲成未落也忽
聞者奔告曰阿郎至矣智士倉黃棄帚而趨
迎富人於堂下富人勞之曰子居吾第樂乎
智士恍然自失曰自君之出吾唯園是務初
不知堂中之溫密別館之虛涼北榭之風南
樓之月西園花竹之勝吾未嘗經日後房歌
舞之妙吾未嘗舉觸蟲網琵琶塵棲鍾鼎不
知歲月之及子復歸而吾當去也富人揖而
出之智士還於故廬且悲且歎悒悒而死市
南亘僚聞而笑之以告北山愚公愚公曰子

奚笑哉世之治園者多矣子奚笑哉蕭之文

曰吳名憇南蘭陵為寓言靳之曰淮右浮屠
客吳日飲于市醉而狂攘臂突市入行者皆
避市卒以聞吳收錄而械之為符移授五
百使護而返之淮右五百詬浮屠曰狂髡坐
爾乃有千里役吾且爾苦也每未晨蹴之即
道執朴驅其後不得休夜則繫其足至奔牛
埭浮屠出腰間金市斗酒夜醉五百而髡其
首解墨衣衣之且加之械而繫焉頽壁而逃
明日日既昞五百乃醒寂不見浮屠頽壁已

顏曰嘻其遁矣既而視其身之衣則墨驚循
其首則不髮又械且繫不能出戶大呼逆旅
中曰狂髡故在此獨夫我耳客每見吳人輒
道此吳人亦自笑也千巖老人曰是殆非寓
言也世之夫我者豈獨吳五百哉生而有此
我也均也是不為榮悴有加損焉者也所寄
以見榮悴乃皆外物非所謂儻來者耶曩悴
而今榮儻來集其身者日以盛而顧揖步趨
亦日隨所寄而改曩與之處者今視之良非
昔人而其自視亦殆非復故我也是其與吳

五百果有間否哉吾故人或駸駸華要當書
此遺之二文未尤屬意高遠世之人不能窮
理盡性以至於聖賢之樂地而區區馳逐末
務以終其身者皆東方智士之流也余亦懼
夫流而至於此也讀之竦然爲之汗下

饒德操祝髮後有與胡少汲直孺小簡云如璧
再啟少汲器博望重雖欲與官職辭而官職
追之不置然安時聽命可也時命之來亦非
已力所能勝已力所能勝亦不可不勝者獨
聲色一事耳大抵官職移人如酒漸多則難

制方飲酒時若座有所畏者自非狂夫則酒
雖多不至於犯禮少汲天資近道如楞嚴圓
覺維摩宜少汲所甚畏者不可令去几案間
庶幾濯優曇於烈火也漸貴矣恐漸不聞此
語而我漸不敢作此語亦恐漸不喜此語及
此時汲汲早獻林下之芹止如是耳

曾端伯慥以所編百家詩選遺孫仲益仲益復
書云蒙馳賜百家新選一集發函開讀每得
所未聞則拊髀爵躍讀之惟恐盡也歐陽公
集古錄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得於有力之強

如好之而無力有力而不好皆莫能致也

宋興二百年宗工巨儒騷人墨客專門名家

大篇短章或膾炙炙士大夫之口或淪廢於兵

火幾亡而僅存蒐攬亦略盡矣而詩引所載

多者數百言少者數十言其人出處大致詞

格高下盛德之士高風絕塵師表一世放臣

逐客興微託遠屬思千里與夫山嶢冢刻方

言地志怪竒可喜之詞羣嘲聚訕戲笑之談

靡不畢載集古錄又云惟世之所貪者無欲

於其中然後能一其所好豈不信矣夫覲竊

讀諸引之後其詩舊所見不復讀讀未見者
每遇佳處或一再讀或三復而不能休不謂
投老殘年獲睹竒勝幸甚過望不可言也觀
學迂才下為世畸人區區小技如脂鼠然不
敢出鄭國尺寸之地比讀新著而私意粗亦
有合者秦少游云曾子固文章妙絕古今而
有韻者輒不工此語一出天下遂以為口實
南豐作李白詩引以謂閎肆瑰瑋非近世騷
人所可及而連類引義中法度者寡荆公屢
稱郭功父詩而南豐不謂然功父疑之荆公

曰豈非子固以謂功父天才超逸更當約以
古詩之法乎南豐論詩如此如兵間一詩指
徐德占論交一詩指呂吉甫又有黃金顏楊
諸詩皆卓然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
詩觀所以不喻其言也荆公竹詩人言直節
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雪詩平治險穢非
無德潤澤焦枯實有才送李璋下第才如吾
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世人傳誦然非
佳句公詩至知制誥乃盡善歸蔣山乃造精
絕其後再送李璋下第和吳冲鄉雪詩比少

作如天淵相絕矣白公詩所謂辭達大抵能
道意之所欲言者蘓黃門詩已不逮諸公此
歸後效白公體益不逮惟四字詩最善張文
潛晚年詩不逮前作意謂亦效白公詩者公
述潘邠老言文潛晚喜白公詩信矣如所料
也東坡論陶詩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說
蜜中邊皆甜若中與邊皆枯淡亦何用陶詩
外枯而中腴若淡而實美也公謂徐師川晚
年務造平淡終不如少年精巧蓋平淡不可
為水落石出自見涯涘非積學之至不能到

也呂居仁作江西宗派既云宗派固有次第
陳無已本學杜子美後受知於曾南豐自言
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非其派也靖康末
呂舜徒作中憲居仁遇師川於寶梵佛舍極
口詢罵其翁於廣坐中居仁俛首不敢出一
語故於宗派貶之於祖可如壁之下師川固
當不平然惠洪偽作魯直贈詩云氣爽絕類
徐師川師川喜以為是不免與惠洪為類此
又不可曉者冷齋夜話載秀老一事覲在江
西時惡其狂誕無稽坐客皆無然此僧中奴

固不以笞罵為辱東坡橄欖詩云已輸崖蜜十分甜惠洪以崖蜜為櫻桃又有俗子假東坡名注杜詩云金城土酥靜如練為蘆菴根者東坡地黃詩云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製地黃法當用薑與蜜而用櫻桃可乎黃師是守泗時以酥酒遺東坡谷詩云闕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液却如酥謂土酥為蘆菴根可乎公著論斥其妄良有益於後人耳目也觀每觀公叙諸詩詞句溫麗紀次詳實尊賢樂善得詩人本意歎仰之餘又見曾存之晁

無咎廖明略諸公已推重於幼學之初而一時名勝皆其儔匹然後知公致力於斯文久矣如曹元寵米元暉殆是子美詩中黃四娘者耶然元寵詩殊有可觀若都都平丈我又待入紅窓迥矣聊發千里一笑觀自拜賜凡六目讀盡所著五十九卷與拾遺詩話一卷而後修書拜送使者尚當細讀別具記仲益此書發明甚多今人遺以書籍安肯即讀雖讀亦必不能留意如此前輩之風何可多得元寵名組嘗賦紅窓迥百餘篇皆嘲謔之詞

故掩其文名世傳俚語謂假儒不識字者以
論語授徒讀郁郁乎文哉作都都平大我詩
選載元寵題梁仲叙所藏陳坦畫村教學詩
云此老方捫虱衆鷗亦附火想見文字間都
都平丈我仲益故云端伯觀詩有百家詩選
觀詞有樂府雅詞稗官小說則有類說至於
神仙之學亦有道樞十鉅編蓋矜多術博欲
示其於書無所不讀於學無所不能故未免
以不知為知詩選去取殊未精當前輩多議
之仲益所稱南豐兵間論交黃金顏揚諸篇

及蘓黃門四字詩無一在選中者而反錄都
都平丈我之句荅書及此亦因以箴之也

顏淵子夏為地下修文郎陶弘景為蓬萊都水
監馬周為素雪宮仙官李長吉記白玉樓其
說荒唐不可究詰然近世此類甚多見於傳
記班班可攷大抵名人才士間鍾異稟世不
多得使無神仙則已設或有之非斯人之徒
其孰能當之第怪神之事聖人不語六合之
外存之可也石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
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為仙也所主者芙蓉

城慶曆中有朝士晨赴起居道見美婦三十餘行前丁觀文度按轡繼之而去朝士問之最後一人荅曰諸女御迎芙蓉館主也時丁在告頃之間其卒右侍禁孫勉監元城埽有巨龜穴一埽下埽多墊陷伺其出射殺之後晝卧夢吏來逮行若百里見道左宮闕甚壯問吏何所曰紫府真人宮也真人爲誰曰韓忠獻也勉私念乃韓公故吏祝門吏入見之望韓公坐殿上衣冠若神仙侍立皆碧衣童子勉再拜以情禱焉公遣之歸遂寤王平甫

熙寧癸丑直宿崇文館夢有人邀至海上見海中宮殿甚盛其間作樂題其宮曰靈芝宮邀者欲與俱往一人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它日當迎之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鐘鳴平甫頗自負為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來夜半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訊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信然乎當以兆我是夕暮奠若有聲音接於人者其家復卜以錢卜曰然呂獻可在安州一日坐小軒因合目見碧

衣童云玉帝南遊炎州召子隨行糾正羣仙
炎州苦熱賜子清涼丹一粒呂拜而吞之若
冰雪然自知不久於世後朱明復見呂跨玉
角青鹿於湘江道中金甲吏從數百人劉景
文知忻州一日謂一曹掾曰天帝即召君吾
且繼往未幾掾無疾而逝景文亦繼亡經夕
蹶然而蘇索筆作三詩有中宮在天半其上
乃吾家及仙都非世間天神繞樓殿等語黃
伯思字長睿邵武人自稱雲林子尚書右丞
履之孫登進士第仕至祕書郎博學能文好

仙佛之說政和七年在京師夢人告子非久
在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明年二月果
卒李伯紀銘其墓略曰白玉樓成上帝有詔
住司文翰脫屣塵淖蓋紀此事陳伯修師錫
宣和三年寓居京口自稱閑適先生一日晝
寢夢至帝所如人間上殿之儀帝曰卿
平生所上章疏可叙錄進呈一天官引至廊
廡間帷帳甚設几上有筆墨硯石皆精妙可
翫傍有大帙用青綾裝飾信手運筆捷疾如
神疇昔所上者不遺一字帝批覽再三睟

顏甚喜諭旨曰已於第六等授鄉官即下殿
謝恩聞金鐘玉磬之聲競作乃寤以告其子
且云豐相之臨終得夢亦如是俄命駕遍別
知舊白府丐致仕夜過半命其子舉左足壓
右足手結彌陀印端坐而絕後七日一僧云
夜宿瓜洲夢官入服銀緋跨馬導從數十履
江水如平地心異之問爲誰從者曰陳殿院
赴召也黃冕仲挽詩有凌波應作水中仙之
句張子韶云不須更草玉樓賦已作神仙第
六人皆謂此李莊簡南遷其子孟博卒于瓊

官引官

州先是數月孟博夢至一所海山空濶樓觀
特起雲霄間有軒榜曰空明先世諸父環坐
其中指一席曰留以待汝遂寤臨終雲氣起
于寢冠服宛然自雲中冉冉升舉瓊人悉見
之孟博苦學有文紹興五年進士第三人及
第莊簡有詩悼之云脫屣塵寰委蛻蟬真形
渺渺駕非煙丹臺路杳無歸日白玉樓成不
待年宴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去作飛仙恩
深父子情難割淚滴千行到九泉朱希真夢
記略云紹興戊寅除夜體中不佳三更方得

睡夢至一山館與一客行至門外望山下一
居舍甚蕭洒客指曰此某人居也盍往訪之
乃同至其家柴扉茅舍門前張一畫圖作一
仙人乘雲騰空下臨海山唐人畫也俄而主
人出竹冠草屨握予手大笑如舊相識引入
至一小閣又進登一閣稍大閣中皆陳列法
書圖畫大閣北壁蓋其人自畫山林巖石隱
逸之趣其上作雲煙出沒濃淡雲中隱隱有
章草細字可讀云吾初東游至黃河向河再
拜飲河水一杯而渡至某處見某人授易書

某處見某人授種蒔法至某處見某人授酒
法乃歸復至黃河復再拜飲河水一杯欲渡
大風河浪汹涌衆不敢登舟予獨亂流而濟
至家始營小閣日與客飲酒閣破二作三間
酒器用鐵鐺木杓磁杯已而少有餘復建大
閣它日又有餘復買銀作鐺杯無日不留客
客必劇飲飲必醉醉必睡一睡或數日不醒
也後此字雜雲煙不可讀矣與予語極朴質
間及道理則玄妙高遠其人風姿蓋神仙真
人之流獨與予慷慨劇談坐間先有數客不

復與語予亦連酌數杯酒味非人間麴蘖可
及歡飲方狎忽驚起索燈火目想心思縱筆
為記次日已郊歲旦子孫環侍朱出此記示
之且云所遊甚樂悔不便為往計後八日又
自云好去好去自有快樂三更初端坐啟手
足神色不亂寂然而逝七日方歛舉體柔軟
氣貌如生韓公事見劉斧青瑣高議呂公事
見斧翰府名談斧著書多誕妄故觀者例不
敢信石丁二事東坡芙蓉城詩已用之靈芝
宮東坡亦記其事若劉若黃若陳若李若朱

則又耳目相接皆可信不誣唐白樂天亦有
詩云近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處見樓臺中
有仙龕虛一室多傳此待樂天來夷堅乙志
又載方朝散為玉華侍郎事甚詳方之名不
著於世故不錄真誥丹臺錄諸書所載如武
王發為北斗君召公奭為南明公賈誼為西
門都禁郎溫太真為監海開國伯魏武帝為
北君太傅孔文舉為後中衛大將軍陶侃為
西河侯秦始皇為北帝上相周公旦為北帝
師伯夷叔齊為九天僕躬墨翟為太極仙鄉

莊周爲太玄博士孔子爲元宮仙之類凡數十人不可悉書古今聖賢幾無遺者豈盡如其說乎

富鄭公奉使契丹虜主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羣臣爭勸舉兵者此皆其自謀非國計也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是時語錄傳於四方蘓明允讀至此曰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否東坡未十

歲在傍對曰記得嚴安上書云今徇南夷朝夜卽略葳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正是此意明允以爲然洪文敏又記魏太武時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先其未發逆擊之魏公卿皆以爲當崔伯深曰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其論亦然余謂嚴崔之說皆

陳於其君非若富公以和戰利害別白於異域而能見聽獨唐鄭元璠使突厥謂頡利曰今掠資財刼入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豈若仆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頡利當其言時自將攻太原遽引還正與富公之事合文敏偶忘之何耶然富公豈蹈襲它人之語者蓋理之所在古今所同推誠以告之雖蠻貊之邦行矣

容齋五筆載饒州慶元四年九月十四日嚴霜連降晚稻未實者皆為所薄不能復生諸縣

皆然有常產者訴于郡縣郡守孜孜愛民有意蠲租然僚吏多云在法無此又云九月正是霜降節不足為異案白樂天諷諫杜陵叟一篇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歛暴征求考課此明證也豈非昔人立法之初所謂早霜之類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懼貪民乘時或成冒濫故不輕啓其端今日之計固難添創條式但凡有災傷出於水旱之外者專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則實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禍仁政

之上也此皆洪說余按北史盧勇傳山西霜
儉運山東租輸皆令實載違者罪之唐馬周
奏疏云徃貞觀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繞易斗
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入
人自安無謗讟也北齊書隋書亦有直云霜
早者由是推之唐初以前必皆有蠲租故事
中世方不然又知其名為霜儉霜早有能援
以言上 聖明之朝當無不從也

後漢以六曹尚書并令僕為八座魏以五曹尚
書二僕一令為八座唐太宗嘗歷尚書令人

臣不敢居此官職林猶謂唐與隋同竇革新
唐書音訓則謂唐以兩僕射六尚書為八座
高承事物紀原又謂隋唐至今令僕為宰相
故六尚書及左右丞為八座未知孰是

青箱雜記載李泰伯一絕云人言落日是天
涯望極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還
被暮雲遮識者曰此詩意有重重障礙李君
其不偶乎後果如其言吾族人紫芝 師秀 亦
嘗賦一絕云數日秋風欺病夫盡吹黃葉下
庭蕪林疎放得遙山出又被雲遮一半無氣

象略相似僅脫選而卒何月湖尚書少時登
高峯壇有天近風轉清地高日難曉^晚之句林
黃中侍郎見之即知其異日必貴且壽視前
二詩不侔矣

賓退錄卷第六



賓退錄卷第七

大梁



趙

與皆

漢文帝用宋昌為衛將軍位亞三司章帝命車
騎將軍馮防班同三司延平中拜鄧騭為儀
同三司本此後世遂又有開府儀同三司之
名三司者三公也唐高宗武后之時屢興大
獄多以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雜案謂之
三司其後有大獄或直命御史中丞刑部侍
郎大理卿充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員外郎御
史大理寺官為之以決疑獄時因有大三司

使小三司使之別皆事畢罷鹽鐵度支唐中世已置使亦有判戶部者矣然未揔命一使亦未謂之三司也後唐同光中勅鹽鐵度支戶部三司錢物並委租庸使管轄踵梁之舊制長興元年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其年始以前許州節度使張延朗行兵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使自此始國朝因之元豐官制行始罷三司之名三置使者二而各不同讀史未熟者多疑懼故別之北齊源師攝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

那肱為錄尚書事謂為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云作何顏色師云此是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謂真龍肱夷狄不知書何足責唐杜牧一代文士其賦阿房意遠而辭麗吳武陵至以王佐譽之後世稱誦不絕然有云長橋卧波未雩何龍復道行空不霽何虹既以橋比龍則是以龍見為真龍矣牧之賦與秦事抵牾者極多如阿房廣袤僅百里牧謂覆壓三百餘里始皇立十七年始滅韓至二十六年盡并六國則是十六年之前未能致侯

國子女也收乃謂王子皇孫輦來于秦為秦
宮人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阿房終始皇之
世未嘗訖役工徒之多至數萬人二世取之
以供驪山周章軍至戲又取以充戰士歌臺
舞榭元未落成宮人未嘗得居秦本紀所謂
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
充入之者謂渭北宮字非阿房也收顧有粧
鏡曉鬟脂水之句凡此程泰之尚書大昌雍
錄皆嘗辨之故不詳及獨未雩何龍之語不
免與高阿那肱為類尤可怪也洪駒父詩話

載鮑欽止之說謂古本作未雲何龍然未知
何所據

知欽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隸海南天下傳

以為異謂載籍以來未之見余記盧氏雜說
唐張茂昭為節鎮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
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笑
曰人肉腥而且腥爭堪喫五代史萇從簡家
世屠羊從簡仕至左金吾衛上將軍嘗歷河
陽忠武武寧諸鎮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
間小兒以食九國志吳將高澄好使酒嗜殺

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又本朝王繼勳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以措擯貯其骨弃之野外女僧及鬻棺者出入其門不絕太宗即位會有訴者斬于洛陽市則知近世亦有之若盜跖及唐之朱粲則在所不足論也

吳傳明說出己意作游絲書世謂前代無有然唐書文藝傳呂向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

然世號連綿書疑即此體也

世人瘡疾將作謂可避之它所閤巷不經之說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謫制時力士方逃瘡功臣閣下杜子美詩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覩屢鮮粧則不特避之而復塗抹其面矣

享有體薦宴有折俎體薦謂半解其體而薦之設凡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亦謂之房烝即聘義所謂酒清人渴

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者也折俎謂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亦謂之彘烝若禘祭宗廟郊祭天地全其牲體而升於俎則謂之全烝今人會客於彘核之外或別具盛饌或饋以生餼或代以緡錢皆不食之物近於古之體薦者而舉世呼為折俎正與左傳國語本文背馳然今人誤用古語者極多不獨此也

沈約宋書禮志云漢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彫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貴鄉公

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太原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云祇畏王典不得為銘乃撰錄行事就刊於墓之陰此則碑禁尚嚴也此後復弛替非也余按集古金石隸釋隸續諸書益州太守高願碑立於建安十四年綏民校尉熊君碑立於建安二十一年橫海將軍呂君碑立於魏文帝黃初二年廬江太守范式碑立於明帝青龍三年皆在魏武下令之後甘露之前惟巴郡太守樊敏碑立於建安十年三月是月或未下令約又謂晉

武帝咸寧四年詔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
虛偽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
雖會赦皆當毀壞至元帝大興元年聽立顧
榮碑禁遂漸弛義熙中裴松之復議禁斷亦
不然太康四年鄭烈碑距咸寧之詔方五載
此後雲南太守碑彭祈碑陳先生碑裴權碑
向凱碑成公重墓刻之類續續不絕豈雖有
此禁而皆不能盡絕歟歐陽公父子趙德夫
洪文惠諸公議論不到此何邪天下碑錄又
有數碑洪文惠謂碑錄不可盡信故不著

宋書后妃傳文帝袁后母王夫人當孝武時追
贈豫章郡新淦縣平樂鄉君今新淦無此鄉
名漫書之或可為它日修方志者之一助
不耐煩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有此語
謝景仁居宇淨麗每唾必唾左右人衣殷冲則
不然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均之好
潔相反如此

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
星辰下為請命醮之法當本於此顧況詩飛
符超羽翼焚火醮星辰姚鵠詩蘿磴靜攀雲

共過雪壇當醮月孤明李商隱詩通靈夜醮
達清晨承露盤晞甲帳春趙嘏詩春生藥圃
芝猶短夜醮齋壇鶴未迴醮之禮至唐盛矣
隋煬帝詩迴步迴三洞清心禮七真馬戴詩
三更禮星斗寸匕服丹霜薛能詩符呪風雷
惡朝修月露清此言朝修之法也然陳羽步
虛詞云漢武清齋讀鼎書內官扶上畫雲車
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漢武帝
時已如此此高氏緯略所紀余按周公金縢
子路請禱自古有之後世之醮蓋其遺意特

古無道士耳黃帝內傳雖有道士行禮之文
但謂有道士非今之道士也太霄經云周
穆王因尹軌真人制樓觀遂召幽逸之人置
為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
永平五年置二十一人魏武帝為九州置壇
度三十五人魏文帝幸雍謁陳熾法師置道
士五十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故用道士請
命孫權之前無所見高所書諸詩亦有非為
道士設者

神仙修鍊之術非親涉其門庭者不能了解近

見息庵王思誠序陳泥丸翠虛篇略云採時
喚為藥煉時喚為火結時謂之丹養時謂之
胎其實一也所產之處曰川源山海所藏之
器曰壇爐鼎竈所稟之性有鉛汞水火之名
所成之象有丹砂玄珠之號惟一物也古人
剖析真元分別氣類所以有採取交會煅煉
沐浴之說以抽添運用之細微遂有斤兩之
論辨析名義比它書粗為明白漫書之牘
婦人統兵世但稱唐平陽公主余又記晉王恭
討王國寶時王厥聚衆應之以其女為貞烈

將軍且盡以女人為官屬顧琛母孔氏為司
馬其一也

胡幼度絃帥廣傳其荅州縣官啟二首其一云
蒙恩分闡入境問民皆言法令頓寬遂致傳
聞不雅欲銷此謗豈屬他人官廉則蚌蛤蚌蛤自
回虎在則藜藿不採其一云茲分帥閩特辱
長戩固知能作於文章然亦須閑於法令人
言度嶺多酌貪泉又知此謗之未除願與諸
君而一洗

紹興間禁中呼秦太師為太平翁翁見陸放翁

詩注

四朝國史王安石傳史臣曰嗚呼安石託經術立政事以毒天下非神宗之明聖時有以燭其姦則社稷之禍不在後日矣今尚忍言之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者雖少正郊言偽而辨王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蓋不至是也所立幾何貽害無極悲夫王稱東都事略則曰安石之遇神宗千載一時也而不能引君當道乃以富國強兵為事擯老成任新進黜忠厚崇浮薄惡鯁

正樂諛佞是以廉耻汨喪風俗敗壞孟子所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豈不然哉烏虜安石之學既行則姦究得志假紹述之說以脅持上下立朋黨之論以禁錮忠良卒之民愁盜起夷狄亂華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悲夫與昔舊見象山陸先生所作荆公祠堂記議論尤精確先生嘗與胡季隨大時書云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誠非虛語記曰唐虞三代之盛道行乎天下夏商

叔葉去治未遠公卿之間猶有典刑伊尹適
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歷之季跡熄
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橫議蜂起老氏以
善成其私長雄於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逞
於天下至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師實維黃
石曹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及
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
輿之徒固已竊議其後孟子言必稱堯舜聽
者為之藐然不絕如綫未足以喻斯道之微
也陵夷教千百載而卓然復見斯義顧不偉

哉 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
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
為未盡合法度 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
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
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
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
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為又曰天生畯明
之才可以覆莠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捐
歲月是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
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

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為君則自欲盡君道為臣則自欲盡臣道非相為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支葉扶踈徃徃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

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為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為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氣之相逆而不相悅則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

素嘗公如張公安道呂公獻可蘓公明允者
夫三公者之不悅於公蓋生於其氣之所迂
公之所蔽則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
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
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
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
必為孔孟勲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蘄人
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
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
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

求去君為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
矣新法之議舉朝謹諱行之未幾天下恟恟
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
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
忠撲屏伏愴狡得志曾不為悟公之蔽也典
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古所
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
度者豈其然乎獻納未幾 裕陵出諫院疏
與公評之主簡易之說曰今未可為簡易修
立法度乃所以為簡易也熙寧之政粹於是

矣釋此亦論尚何以費辭於其建置之末哉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
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
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
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
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世之君子
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
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
有所為其於當世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
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恥斯世不為唐

虞其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
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
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寧排公者大抵
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
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 裕陵下
不足以解公之蔽及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
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
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王者瑕瑜不
相揜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
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已

好惡用失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
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獨委罪於公
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己說之行人所不樂
既指為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
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
明元祐諸公可易轍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
可文姦言小人附託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
人如彼其桀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竄其巧
以逞其志乎反覆其手以導崇寧之姦者實
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附麗匪人自謂定

送二平山先生

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疇昔從容問學慷慨
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也格君之學克
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憂憂於事為之末
以分異人為快使小人得間順投逆送其致
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學
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寵政徙於金陵宣和
間故廬丘墟鄉貴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
嘗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墮圯已甚過者咨
歎今怪力之祠縣縣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
絕俗之操殆不世有而廟貌弗嚴邦人無所

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疑畏使至是耶郡侯錢公期月政成人用輯和繕學之既慨然徹而新之視舊加壯為之管鑰掌于學官以時祠焉余初聞之竊所敬歎既又屬記於余余固悼此學之不講士心不明是非無所折衷公為使時舍人曾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為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竊不自揆得從郡侯敬以所聞薦於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

陸放翁感事詩云陋巷何須歎一瓢朱門能守亦寥寥衲衣先世曾調鼎野褐家聲本珥貂若悟死生均露電未應富貴勝漁樵千年回首俱陳迹不向杯中何處消自注云沈義倫丞相裔孫為僧劉仁瞻侍中裔孫為道人皆孤身死紹興中二公之後遂絕殊不知沈公之後有一派靖康末自京師流落新淦者居於村疇耕人之田矣又不止於為僧也然其先世告身及相君神道碑摹本故在周文忠序槐庭濟美總集有云粵自周衰賢者之類

棄功臣之世絕故孟子告齊宣王以故國非
喬木王無親臣矣蓋諷其上也雖然有位於
朝不守其業而忘其所甚至公侯之家降在
卑隸則簞門圭竇得以陵之此豈獨上之人
之罪也哉最為確論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
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為肅拜則又拱兩手而
下之至地也其為頓首則又以頭頓于手上
也其為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
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

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

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

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

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

處皆穿皆其明驗

老子曰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即

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厚禮與人不如跪

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說者乃以為坐禪之意

誤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又云

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

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

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為坐也又

詩云不遑啟居而傳以啟為跪爾雅以妥為安而疏以為安定之坐夫以啟對居而訓啟為跪則居之為坐可見以妥為安定之坐則跪之為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為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為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竒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為雅拜則它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

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為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為然而必以塑像為問予既略為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為必不得已而為塑像則當放此以免於蕪子俯伏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予亦辭浙東之節遂不能強然至今以為恨也東坡文集私試策問云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籩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事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象皆

帝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尤足
据信不知蘓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
揚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
聞者且為寫放文翁石象為土偶以來而塑
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為加跌也去年又屬
蜀漕楊王休子美今乃併得先聖先師三像
木刻精巧視其坐後兩躡隱然見於帷裳之
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為跪而無疑也惜
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
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謬

為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
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此朱文
公白鹿禮殿塑像說後其季子在守南康因
更新禮殿聞之於朝迄成先志然遠方學
者未盡見此說故識之

史記黃帝紀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
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
召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
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既云
諸侯相侵伐而神農氏弗能征矣又云炎帝

欲侵陵諸侯何耶尚當訪精於史學者而問之

今道家設醮率用米糝世傳始於張陵而實不然陵使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非以祠神也按山海經載諸山之神各舉其形狀及祠之物有糝者居多如雒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糝用稌米自拒山至于漆吳之山凡十七山糝用稌自天虞之山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糝用稌崇吾之山至於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糝用稷米陰

山以下至于崦嵫之山凡十九山糝以稻米自太行之山以至于無逢之山凡四十六山皆用稌糝耒祠之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凡五山糝用稌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糝用稌自女几山至于賈超之山凡十六山糝用稌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糝用五種之糝精自翼望之山至于几山凡四十八山糝用五種之精耒自篇遇之山至于滎余之山凡十五山糝用稌祠郭注云糝祀神之米名先吕及今江東音所惟自尸胡之山至于無

畢之山凡十九山米用黍自荀林之山至于
陽虛之山凡十六山其祠用稌二者無糝字
或傳寫脫誤單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
山甘棗之山至于鼓鐙之山凡十五山皆曰
瘞而不糝管涔之山至于敦題之山凡十七
山輝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凡九山皆曰投
而不糝自鈴山至于萊山凡十七山則曰鈴
則曰祈而不糝郭注直云祭不用米也著明
如此山海經雖不敢信為禹益所著然屈原

離騷呂氏春秋皆摘取其事而漢人引用者
尤多其書決不出於張陵之後則糝之用也
尚矣離騷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糝而要之
王逸注云糝精米所以享神也淮南子云病
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糝藉所救鈞也
許叔重注云糝米所以享神見於載籍者不
一第不若山海經之著明耳

賓退錄卷第七

賓退錄卷第八

大 梁 趙

與音



洪文敏著夷堅志積三十二編凡三十一序各
 出新意不相複重昔人所無也今撮其意書
 之觀者當知其不可及甲志序所以為作者
 之意乙志謂前代志怪之書皆不無寓言獨
 是書遠不過一甲子為有摺依丙志謂始萃
 此書頗以鳩異崇怪本無意於述人事及稱
 人之惡然得於容易或急於滿卷帙故頗違
 初心其究乃至於誣善蓋以告者過或聽焉

不審既刪削是正而可為第三書者又已廢
積懲前過止不欲為然習氣所溺欲罷不能
而好事君子復縱史之輒私自恕曰但談鬼
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他於是取為丙志丁
志設或人之辭謂不能玩心聖經勞動心口
從事於神奇荒怪索墨費紙殆半太史公書
為可笑從而為之辨戊志謂在閩洋時葉晦
叔頗搜索竒聞來助紀錄嘗言近有估客航
海不覺入巨魚腹中腹正寬經日未死適木
工教輩在取斧斫斫魚脅魚覺痛躍入大洋

舉船人及魚皆死予戲難之曰一舟盡沒何
人談此事於世乎晦叔大笑不知所荅予固
懼未能免此也已志謂昔以夷堅志吾書謂
與前人諸書不相襲後得唐華原尉張慎素
夷堅錄亦取列子之說喜其與己合庚志謂
假守當塗地偏少事濟南呂義鄉洛陽吳斗
南適以舊聞寄似度可半編帙於是輯為庚
志初甲志之成歷十八年自乙至己或七年
或五六年今不過數閱月開之為助如此然
平生居閑之日多豈不趣成書亦欠此巨編

相傳益耳末又載章德懋使虜掌訝者問夷
堅自丁志後曾更續否而引樂天東坡之事
以自況辛志記初著書時欲倣段成式諾舉
記名以容齋諾舉後惡其沿襲且不堪讀者
輒問乃更今名因載向巨原荅問之語壬志
全取王景文夷堅別志序表以教語癸志謂
九志成年七十有一擬綴輯癸編稚子櫟復
云更須從子至亥接續之乃成書予拊之曰
天假吾年雖倍此可也人生未可料惡知吾
不能及是乎支甲謂或疑所載頗有與昔人

傳記相似處殆好事者飾說剽掠借為談助
證以蒙莊之語辨其不然又云初欲從稚子
請續以十二辰又以段柯古支諾舉支動支
植尤崛竒於是名曰支甲支乙則云紹熙庚
戌臘從會稽西歸至甲寅之夏季夷堅之書
緒成辛壬癸三志合六十卷及支甲十卷財
八改月又成支乙一編殊自喜也支景則云
曾天父諱與甲乙下一字同音而左畔從火
故再世以來用唐人所借但稱為景當夷堅
第三書出或見警驚曰禮不諱嫌名乃直名之

今是書萌芽稚兒謂稗官說與他所論著及通官文書不侔避之宜矣遂目以支景支丁則自據此帙中不可信者教事謂苟以其說至斯受之而已矣聱牙畔與蓋自知之愛竒之過一至於此讀者勿以辭害意可也支戊載呂覽賓卑聚之夢謂夷堅記夢亡慮百餘事未有若此之可怪者支已謂神竒詭異之事無時不有姑即夷堅諸志考之上焉假諸正夢騰薄穹霄次焉猶涉_涉蓬壺期汗漫不幸而死死矣幸而復生見九地之下溟漲之海

以至島鬼淵祗蛇_妖牛魁之類何翅累千萬百所遇非一人所更非一事所歷非一境而莫有同者焉支庚謂四十四日書成自詫其速且叙其所以速之由支辛謂東坡志林李方叔師友談記錢正行年雜紀之類四五書皆偶附著異事不顯虞初九百之篇士大夫或弗能知故剗剗以爲助不幾乎三之一矣支壬則云子弟輩皆言翁既作文不已而掇錄怪竒又未嘗少息殆非老人頤神繕性之福盍已之余受其說未再越日膳飲為之失

味步趨為之局束方寸為之不寧精爽如癡
向之相勸止者懼不知所出於是適然而笑
豈吾緣法在是如駮馬下臨千丈波欲駐不
可姑從吾志以竟此生異時懣不能進將不
攻自縮矣夫癸謂劉向父子彙羣書七略班
孟堅采以為藝文志小說類定著十五家最
後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出於稗官街談
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今亡矣唐史所標
百餘家六百三十五卷太平廣記率取之不
弃也予既畢夷堅十志又夫而廣之通三百

篇不能滿者才十有一遂半唐志所云三志
甲謂攘子偃孫羅前人所著稗說來示如徐
鼎臣稽神錄張文定公洛陽舊聞記錢希白
洞微志張君房乘異呂灌園測幽張師正述
異志畢仲荀幕府燕間錄七書多歷年二十
而所就卷帙皆不能多三志甲才五十日而
成不謂之速不可也三志乙謂茲一編頗得
之卜者徐謙謙瞽雙目而審聽彊記客詣其
肆與之言悉追憶不忘倩傍人書以相示昔
徐仲車耳聵而四方事無不周知謙豈其苗

商耶賢愚固不可同日語而所以異則同三志景謂郡邑必有圖志鄱陽獨無而夷堅自甲施于三景所稗州里異聞乃至五百有五十字時有好事君子采以為志斯過半矣三志丁則云入年七八十幸身康寧當退藏一室早睡晏起繙具多旁行書與三生結願否則邀方外雲侶熊經鷓顧斯亦可耳至於著書蓋出下下策而此習膠拳不能釋固嘗悔哂猛戢去弗視乃若禁嬰孺之滑甘未能幾何留意愈甚雖有傾河搖山之辯不復聽矣

三志戊謂子不語怪力亂神非置而弗問也聖人設教垂世不肯以神怪之事詒諸語言然書於春秋於易於詩於書皆有之而左氏內外傳尤多遂以為誣誕浮夸則不可三志已謂一話一言入耳當即錄而固有因循而失之者如滕彥智黃雍父所言一二事至今往來於襟抱不釋也三志庚考徐鉉稽神錄辨揚文公談苑所載蒯亮之事非是三志辛云予嘗立說謂古今神奇之事莫不同者今乃悟此語為不廣而證以蜀士孫斯文及幽

明錄中賈弼事三志壬引昌黎公明鬼謂夷
堅所紀不能出其所證之三非三志癸言太
平廣記類聚之誤四志甲辨夷堅為臯陶別
名至四志乙則絕筆之書不及序惟夫_支壬三
志丁兩序意略同而教序自說其速者亦不
甚相遠云

俗謂不冠者曰科頭科頭二字出史記張儀傳
注謂不著兜鍪入敵

余首卷辨王建宮詞多雜以他人所作今乃知
所知不廣蓋建自有宮詞百篇傳其集者但

得九十篇蜀本建集序可考後來刻梓者以
他人十詩足之故爾混殺余既辨其八矣尚
有二首殿前傳點各依班召對西來六詔蠻
上得青花龍尾道側身偷覷正南山鴛鴦瓦
上忽然聲畫寢宮娥夢裏驚元是吾皇金彈
子海棠窠下打流鶯者未詳誰作也所逸十
篇今見於洪文敏所錄唐人絕句中然不知
其所自得其詞云忽地金輿向月陂內人接
著便相隨却回龍武軍前過當處教開卧鴨
池畫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鑷采橋頭每年

宮女穿針夜敕賜諸親乞巧樓春來睡困不
梳頭懶逐逐君王苑北遊暫向玉花階上坐簾
錢贏得两三籌紅燈睡裏看春雲雲上三更
直宿分金砌雨來行步滑兩人擡起隱金裙
蜂鬚蟬翅薄鬆鬆浮動搔頭似有風一度出
時拋一遍金條零落滿函中教遍宮娥唱盡
詞暗中頭白沒人知樓中日日歌聲好不問
從初學阿誰彈碁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闕
著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宛
轉黃金白柄長青荷葉子畫鴛鴦把來不是

呈新樣欲進微風到御床供御香方加減頻
水沉山麝每回新內中不許相傳出已被醫
家寫與人藥童食後送雲漿高殿無風扇少
涼每到日中重掠鬢衣騎馬繞宮廊

唐李昌符婢僕詩二首其一云不論秋菊與春花
箇箇能噉空腹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閑
物要些些曲盡婢之情狀乃知古今類如此
史記秦本紀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
死者六十六人至獻公元年方止從死則知
武公而下十有八君之葬必皆有從死者矣

不獨繆公也黃鳥之詩特以奄息仲行鍼虎為秦之良臣故國人哀之耳夫一君之葬使六十六人無罪而就死地固已可駭而繆公至用百七十七人習俗之移人雖繆公不能免則獻公亦賢矣哉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王荊公曰拂百姓以從己之欲則不可拂百姓以從先王之道何為而不可范淳夫云拂百姓則非先王之道也荊公之言主於自文范公則求以矯之其實不然干百姓之譽者

有時而違道則道必有時而拂百姓矣祁寒暑雨均曰怨咨小民之情也為政者但當虛心無我據理而行不使纖毫計校毀譽之心亂於胷中足矣

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管子司馬法皆曰六尺為步秦始皇亦然今以五尺為步步之尺數不同如此周尺之制鄭康成謂未詳聞也近世伊川文集中載作王之制謂當今省尺五寸五分弱潘仲善時舉聞之晦翁謂五寸字誤當作七

寸五分弱又謂省尺者三司布帛尺也潘後
從會稽司馬侍郎家求得溫公圖本周尺果
當布帛尺七寸五分弱於今浙^浙尺為八寸四
分溫公圖本必有考按恨不知其源流之詳
也

歷家以冬至為一歲之首冬至者建子月之中
氣故子時初四刻以前繫今日正初刻以後
繫明日蓋一理也今太史局歷每節氣在子
初則書其夜子初某刻以別之其來尚矣紹
熙二年正月三日壬子其夜子初立春洪文

敏以劄子白廟堂云日辰自古以子時為首
今既子時立春則當是四日癸丑謂太史之
誤其實不然康節冬至吟云何者謂之幾天
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未來時此際易
得意其間難下辭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
又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起處
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稀此言
如不信更請問庖犧

漢高帝封元子信為羹頡侯雖以其母轅釜之
故然按括地志實有羹頡山在媯州懷戎縣

東南十五里注史記者失不引此顏師古注漢書但云頡音戛言其毋戛羨釜也小司馬索隱又直謂爵號耳非縣邑名皆弗深考也古之封侯未有非地名者若武帝封霍去病冠軍侯田千秋富民侯昭帝封霍光博陸侯光武封彭寵奴不義侯以至鑄胡鑄羌向義建策之類非制也然冠軍侯國在東郡富民侯國在沛郡鄆縣博陸初食北海河間後益封又食東郡特被以嘉名而已非若光武所封未必有分地也武帝時又有張騫封博望

侯趙破奴封從票侯亦未詳其封邑

州縣城隍廟莫詳事始前輩謂既有社矣不應

復有城隍故唐李陽冰謂城隍神祀典無之

惟吳越有爾然成都城隍祠大和中李德裕

所建李白作韋鄂州碑謂大水滅郭抗辭正

色言于城隍其應如響杜牧為黃州刺史有

祭城隍神祈雨文二首它如韓文公之於潮

麴信陵之於舒皆有祭文而許遠亦有督井

鵝翔危堞神護之語則不獨吳越為然蕪湖

城隍祠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

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則又不獨唐而已
開成中睦州刺史呂述以為合於禮之八蜡
祭坊與水庸者今按禮記注水庸溝也正義
云坊者所以蓄水亦以鄣水水庸者所以受
水亦以泄水則坊蓋今之隄防水庸蓋今之
溝澮也方之城隍義殊不類今其祀幾遍天
下 朝家或錫廟額或旌封爵未命者或襲
鄰郡之稱或承流俗所傳郡異而縣不同至
於神之姓名則又遷就附會各指一人神何
官哉言負城之邑亦有與郡兩立者獨彭州既

有城隍廟又有羅城廟袁州分宜縣既有城
隍廟又有縣隍廟尤為創見以余聞見所及
攷之廟額封爵具者惟臨安府當後唐清泰
元年嘗封順義保寧王與越湖二神並命今
號永固廟不知何時所賜紹興三十年封保
順通惠侯今封顯正康濟王紹興府梁開平
封崇福侯清泰封興德保闈王紹興初賜額
顯寧今封昭順靈濟孚祐忠應王台州則鎮
安廟順利顯應王吉州則靈護廟威顯英烈
侯筠州則利旣廟靈祐順應顯正王袁州則

顯忠廟靈惠侯濠州則孚應廟靈助侯建寧
府則顯應廟福應惠寧侯建康之溧水則顯
正廟廣惠侯泉州惠安縣則寧濟廟靈安昭
祐侯邵武軍則顯祐廟神濟訓順侯泰寧則
廣惠廟靖惠孚濟侯韶州則明惠廟善祐侯
成州則靈應廟英佑侯有廟額而未爵命者
鎮江忠祐寧國靈護隆興顯忠德安府威澤
楚州靈顯和州孚惠襄陽孚濟汀州顯應珍
州仁貺靜江嘉佑慶元之昌國邵武之建寧
皆曰惠應前代錫爵而本朝未申命者湖

州阜俗安城王處州龍泉縣廣順侯鄂州城

隍萬勝鎮安王

城隍二字亦正元中所封王號

越州蕭山縣

用郡城隍神初命稱崇福侯昭州立山縣為

蒙州時封靈感王台州五縣吳越時皆封以

王爵臨海曰興國黃巖曰永寧天台曰始平

仙仲居曰昇平寧海曰安仁其餘相承稱謂如

温州富俗侯處州仙都侯臨安府錢塘縣安

邑侯臨安縣霸國侯王興國軍高陵王筠州

新昌鹽城王潭渾州定湘王泉州明烈王潼川

興元安平將軍漢州彭州安福將軍邛州大

邑縣安靜神廣州羊城使者之類皆莫究其所以也襄陽雖有孚濟額而保漢公之號未知所自寧國雖有靈護額而爵稱佑聖不可得而詳隆興雖有顯忠額而南唐嘗封輔德王故贛州稱輔德廟南康軍安慶府及潭之益陽太平之蕪湖南安之上猶皆稱輔德王撫黃復南安臨江諸郡則稱顯忠輔德王或輔德顯忠王蓋皆以隆興廟額混南唐爵命以為稱也神之姓名具者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襄陽興元復州南安諸郡華亭蕪湖兩邑

皆謂紀信隆興贛袁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謂灌嬰福州江陰以為周苛真州六合以為英布和州為范增襄陽之穀城為蕭何興國軍為姚弋仲紹興府為龐玉實龐堅四世祖事具唐書思忠義傳蓋嘗歷越州總管鄂州為焦明南史焦度之父也台州屈坦吳尚書僕射晃之子今州治蓋其故居筠州應智項唐初州為靖州時刺史南豐游茂洪開元間嘗知縣鎮溧水白季康唐縣令也惟筠之新昌祀西晉邑宰盧姓者紹興之嵯祀陳長官慶

元昌國祀邑人茹俠侯三者不得其名耳耳目所不接者尚闕如也承播溱三州及遵義軍未廢時皆嘗錫城隍廟額承曰靜惠播曰昭祐溱曰寧德遵義曰懷寧承州則又有靜應侯爵今承為綏陽縣遵義為寨皆隸珍州溱播之地則折而入於南平之境矣嘉祐雜誌載吳春卿為臨安宰聞故老言錢尚父方睡湯瓶沸一小童以水注之錢曰吾方欲以水注瓶此童先知吾意不可赦遂殺之後見其為厲乃封為霸一作屬國侯使永為臨安土地

故塑像為十餘歲小兒今不知塑像何如而土地之稱已轉而為城隍矣太平廣記載宣州司戶死而復生云見城隍神自言晉桓彝也與所傳不同然彝今亦別廟食於涇紹興辛未潼川守沈該將新城隍祠夢人齋文書來稱新差土地閱其姓名蓋史堅序事愈涉怪淳熙間李異守龍舒有德於民去郡而卒邦人遂相傳為城隍神矣尤淺妄不經也唐羊士諤有城隍廟賽雨絕句二首
史記齊世家云齊王與舅父駟鈞鈞陰謀發兵索

隱云舅父謂舅猶姨稱姨母舅父二字甚新
人少用者

禮婦人與丈夫為禮則俠拜俠者夾也謂男子
一拜婦人兩拜夾男子拜今婦人之拜不跪
則異於古所謂俠拜江浙衣冠之家尚通行
之間巷則否江鄰幾嘉祐雜誌載司馬溫公
之語乃謂陝府村野婦人皆夾拜城郭則不
然南北之俗不同如此

馮延巳謁金門長短句膾炙人口其曰鬪鴨欄
干獨倚人多疑鴨不能鬪余按三國志孫權

傳注引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求鬪鴨羣臣
奏宜勿與權曰彼在諒闇之中所求若此豈
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陸遜傳建昌侯慮作
鬪鴨欄遜曰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為南
史王僧達傳僧達為太子舍人坐屬疾而往
揚列橋觀鬪鴨為有司所劾新唐書齊王祐
傳祐喜養鬪鴨方未反狸齧鴨四十餘絕其
頭去及敗牽連誅死者凡四十餘人則古蓋
有之又唐田令孜傳僖宗好鬪鵝教幸六王
宅興慶池與諸王鬪鵝一鵝至五十萬錢是

鵝亦能鬪也

秦捕商君商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客不知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蘓文定謫雷州不許居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逮民究治及子厚責雷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蘓公來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為報古今一轍也

西京雜記載武帝欲殺乳母告急於東方朔朔曰帝忍而復傍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臨去

但屢顧我我當設竒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時恩耶帝愴然遂舍之史記滑稽傳褚先生曰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辭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教還顧乳母如其言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

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
顧於是人主憐焉乃下詔止無徙乳母此一
事耳一以為殺一以為徙一以為東方朔一
以為郭舍人西京雜記顏師古固嘗辨其妄
褚所書它事牴牾者亦多皆未可盡信
律文罪雖甚重不過絞斬而已凌遲二條一五季
方有之至今俗稱為法外云

姚平仲字希晏世為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
為子年十八與夏人戰滅底河斬獲甚衆賊
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

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閔中豪傑皆推之號
小太尉睦州盜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
平仲心服其沈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
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
耳貫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
仲獨不與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金
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
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乎仲請出死
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已
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騾亡命一晝夜

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
安欲隱華山顧以為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
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
十餘里度采藥者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騾得
石穴以居朝廷教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
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
時年八十餘紫髯鬚然長教尺面奕奕有光
行不擇崖塹荆棘其速若奔馬亦時為人作
草書頗竒偉然祕不言得道之由云此陸放
翁所作平仲小傳也放翁亦嘗以詩寄題青

城山上清宮壁間云造物困豪傑意將使有
為功名未足言或作出世資姚公勇冠軍百
戰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脫身五
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間有此熊豹姿
我亦志方外白頭未逢師年來幸廢放儻遂
與世辭從公遊五嶽稽首餐靈芝金骨換綠
髓欬然松杪飛後守新定再作詩託上官道
人寄之云太尉閔河傑飛騰亦遇時中原方
蕩覆大計易差池素壁龍蛇字空山熊豹姿
煙雲千萬疊求訪固難知

漢張湯韓安國皆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曹窋以列侯臣賀以太僕行御史大夫事劉歆以太中大夫行太常事樂成以少府行大鴻臚事臣安行以太子少傅行宗正事少府忠行廷尉事王溫舒為右輔行中尉張良以列侯行太子少傅事黃霸以廷尉監行丞相長史事蓋寬饒以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王尊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翟義以南陽都尉行太守事蓋漢制官闕則卑者攝為之之謂行亦有以同列通攝者靳石以太常行太僕韓

延年以太常行大行令劉德以宗正行京兆尹之類是也九卿三輔皆同列也今著令以寄祿高於職事官者為行異於古矣

容齋辨陳正敏之妄梁顥非八十二登科是矣與昔因記玉壺清話載仁宗問梁適卿是那箇梁家適對曰先臣祖顥先臣父固上曰怪卿面貌酷似梁固按國史適乃顥之子固之弟小說家多不考訂率意妄言觀者又不深考往往從而信之如此類甚多殊可笑也

賓退錄卷第九

大 梁 趙 與 昔



詩誕彌厥月誕大也朱文公則以為發語之辭
世俗誤以誕訓生遂有降誕慶誕之語前輩
辨者多矣書曰誕膺天命誕亦大也范曄贊
光武乃有光武誕命之語尤不可曉殤帝紀
云誕育百餘日亦誤

寇恂自潁川太守徙汝南又入為執金吾會潁
川盜起光武將親征隗囂欲復使恂出守潁川
從駕至郡盜賊悉降遂已百姓遮道曰願從

陞下復借寇君一年是時恂去郡已久百姓以其為王朝之鄉故謂之借今人作太守在任垂滿者書啟多用借寇事似不類也

夷堅戊志載裴老智教謂紹興十年七月臨安大火延燒城內外室屋數萬區裴方寓居有質庫及金珠肆在通衢皆不顧遽命紀綱僕分往江下及徐村而身出北關遇竹木磚瓦蘆葦椽桶楠之屬無論多寡大小盡評價買之明日有旨竹木材料免徵稅抽解城中人作屋者皆取之裴獲利數倍過於所焚後閱

張芸叟所著浮休閣日集書焦隱事云一日京市師火隱晨出之木場凡木皆以姓字題識後至者率詣隱市材始知夷堅指為裴老者誤矣雖曰富家智略往往相似然不應如是之同也

娶妻當得陰麗華唐與政仲友謂觀此語知郭后之必廢然予觀劉植傳載劉揚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光武遣植說揚揚迺降光武因留真定納郭后后即揚之甥也故以此結之則是郭后之納已非光武之情矣何待陰麗

華之語而後占其廢乎范曄不以此書之后
紀故前輩議論未嘗及之

余嘗暇城隍爵號後閱國朝會要考西北諸
郡東京號靈護廟初封廣祐公後進佑聖王
大內別有城隍初封昭貺侯後進爵為公拱
州昭靈廟惠烈夫人蓋俗傳為宋襄公之媚
開德府顯應廟感聖侯解州靈佑廟鎮寶侯
濬州黎陽縣顯固廟靈護伯它皆無聞蓋東
南城隍之盛多起於近世此教者亦徽廟
朝錫命耳

馬援平交趾賊封新息侯擊牛醜酒勞饗軍士
因從容及從弟少游之語吏士皆伏稱萬歲
又馮魴赦郊賊延襲等亦皆稱萬歲是東都
之臣不以稱萬歲為嫌獨竇憲出屯北威與
車駕會長安尚書以下欲伏稱萬歲韓棱正
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
若棱者可謂不為俗所移矣然萬歲之稱三
代盛時所無有益自藺相如奉璧入秦田單
為約降燕馮諼焚孟嘗君債券昉見於簡牘
至漢為盛棱之所謂禮豈古之所謂禮耶吳

虎臣引虎拜稽首天子萬壽謂萬歲發於此
然此持詠歌之辭耳非可與後世呼萬歲者
同語也

世俗筮字當作枇與枇把之枇字同而音異後
漢濟北孝王次喪父至孝梁太后下詔增封
有曰頭不枇沐魏志徐季龍取十三種物使
管輅占之輅先說雞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各
之唯以梳為枇耳陸雲與兄機書案行視曹
公器物其中亦有枇字類篇枇凡四音其一
毗志切擲屬集韻同又按說文擲梳比之總

名也漢文帝遺匈奴單于比踈一或作比余
一顏師古注曰辮髮之飭飾也比音頻寐反則
知枇字亦通作比惟筮字無所經據博雅篝
筮謂之筮蓋捕取魚鰕之具邊迷頻脂二切
與此不同雖集韻枇亦作筮筮類篇筮又毗至
切擲屬然二書晚出當從古詩曰其比如擲
又知三代之前未有枇之名但通謂之擲而
已有相迫比之義矣

范曄後漢書楊震傳載安帝時河間男子趙騰
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

道震上疏救之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張皓
傳又載順帝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
政攷騰繫考皓上疏諫帝悟戒死一等安順
兩朝時世相接河間清河二國壤地相鄰不
應皆有一趙騰上書皆指言時政皆為人主
所怒又皆有大臣救解雖其末一生一死然
亦不應如是之同疑只一事而畢誤以為二
耳

漢武帝徵枚乘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
後乃得其孽子臯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

母為小妻又孔光傳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

妻迺始等六人依倭幸傳張彭祖為小妻所毒

薨外戚許后傳后姊嬀寡居與淳于長私通

因為之小妻後漢趙惠王乾居父喪私娉小

妻削中丘縣注云小妻妾也又竇融女弟為

大司空王邑小妻陳王鈞取掖庭出女李媯

為小妻樂成靖王黨取故中山簡王傳傳婢李

羽生為小妻梁節王暢上疏辭謝有曰臣暢

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陳球與

劉卬輩謀誅宦者因小妻之父程璜而事泄

東觀記又載彭城靖王子男丁前物故恭子
圃悔丁小妻見恭傳注周益公行歸正人蕭
中一次妻耶律氏制謂次妻二字別無經據
乞改稱小妻劄子中注云出漢書指此董卓
傳又有少妻之稱疑即小妻也裴松之注三
國志孫皓傳引江表傳載張淑事亦曰取小
妻三十餘人又駱統傳統母改適為華歆小
妻晉宋挺本劉陶門人陶亡後娶陶愛妾為
小妻隋王世充祖支顏稱死其妻少寡儀同
王粲納之以為小妻則不獨見於漢史云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非惡飽而欲飢惡安
而欲危也但不可求耳君子之求也惟當求
道求在我者而已外此而有所求皆非也所
謂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亦謂盡其在我而
非志於得也他如求為可知夫子之求之也
之類皆此意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
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此三者固志
士之所羞也若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
似亦可矣而均之為失其本心何耶此猶易

解去曰孔子罪乞醢之意耳經德不回非以
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干祿固非美
事若正行則何不可者今為學而不事正行
果何所事耶惟能識此意而後可與言學矣
康節先生左衽吟云自古禦戎無上策唯憑仁
義是中原王師問罪固能道天子蒙塵爭忍
言二晉亂亡成茂草三君屈辱落陳編公問
延廣何人也始信興邦亦一言蓋豫識靖康
之禍也篇末雖託二晉以為詞然因王師問
罪而致寇惟燕山之役為然二晉所無也深

切著明如此而讀者多不察余聞之友人曾
幼與宏譽而始悟因記康節觀有唐吟有云
憑高始見山河壯入夏方知日月長三百年
間能混一事雖成往道彌光亦寓微意又觀
盛化吟有云生來只慣見豐稔老去未嘗經
亂離其子謂亂離之語太過康節歎曰吾老
且死矣汝輩行且知之

唐人稱縣令曰明府而漢人謂之明廷見范曄
書張儉傳明府以稱太守山陰老叟稱劉寵
劉翊稱种拂高獲稱鮑昱皆然

揚文公談苑謂元稹作春深題二十篇並用家
花車斜四字為韻白居易劉禹錫和之亦同
此韻次韻起於此高承著事物紀原取其說
余按梁書王規傳普通六年高祖於文德殿
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
韻則唐以前固有之矣

余前辨劉信羨頡之封後閱能改齋漫錄引王
觀國學林新編謂是潁川地名不羨者彼自
不羨此自羨頡地名之同一字者多矣豈可
比而一之審如王說則頡字何從而來耶

俚俗謂娶妻為索妻亦有所本三國志呂布傳
云袁術欲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閔羽傳
云孫權遣使為子索羽女又隋書太子勇傳
載獨孤后曰為伊索得元家女

張清源誤雲谷雜紀辨歐陽集古錄因謂後漢
人亦有複名者然僅載蘓不韋孔長彥兄弟
劉駒駱丘季智張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許偉
康司馬子威十人而已考之范曄書蓋不止
此如延岑護軍鄧仲況見蘓竟傳鄭玄師事
京兆第五元先又從東郡張恭祖玄之子名

益恩亘滌族人亘元卿陳忠薦士其一曰成
翊世翊世字季明見杜根傳後陳敬王曾孫
寵傳注引謝承書袁術使將張闔陽殺陳相
駱俊梁冀之弟名不疑越嵩太守李文德素
善延篤黨錮傳序有渤海公族進階注云公
族姓也名進階李膺欲按宛陵大姓羊元羣
孔融傳有太傅馬日磾皇甫嵩子名堅壽酷
吏李章傳有安丘大姓夏長思宦者曹節弟
名破石王逸子名延壽字大考方術傳謝夷
吾字克卿之類清源皆未及也他尚有之猶

恨不能盡記

李延壽南北史成惟隋書別行餘七史幾廢大
抵記載無法詳略失中故宜行而不遠且史
傳紀事出於一人之手而自為同異者亦有
之矣未有卷帙聯屬首尾衡決而不能自覺
者也姚思廉梁書列傳第三十卷江革傳謂
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疆直常有
褒貶而第三十一卷何敬容傳乃謂敬容銓
序明審號為稱職夫史者所以傳信萬世今
若此其將何所從乎其餘可笑者甚多未暇

盡著

白樂天長恨歌書太真本末詳矣殊不為魯諱
然太真本壽王妃顧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
在深閨人未識何邪蓋宴昵之私猶可以書
而大惡不容不隱陳鴻傳則略言之矣

唐新書承天皇帝佖傳以興信公主季女張為
恭順皇后冥配焉汪玉山辨證謂冥配前已
有而新書不書當考汪外孫鄭子敬寅注引
唐會要懿德太子重潤中宗即位追贈甥國
子監丞裴粹亡女為冥婚合葬雖然不始於

唐也三國志載邴原女早亡時曹操愛子倉
舒亦沒操欲求合葬原曰合葬非禮也原之
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
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
明公為以為哉操乃止然竟聘甄氏亡女與
合葬又太和六年魏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謚
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文昭甄后亡
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
弟德為之後承甄氏姓封德為平原侯襲公
主爵則漢魏間已行之矣

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
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
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
不友青城山隱士安子順世通云

謂有疾曰不快陳壽作華佗傳已然

葛常之韻語陽秋云晉書阮咸傳云咸善琵琶
今有圓槽而十三柱者世號阮亦謂阮咸相
傳為阮咸所作故以為名而咸傳乃不及此
山谷聽宋宗儒摘阮歌云手揮琵琶送飛鴻
促絃聒醉驚客起圓壁庚庚有理閑門三

月傳國上身今親見阮仲容則亦以為仲容
所作豈咸用琵琶餘製而作阮耶據此則是
常之不知阮咸所出余按國史纂異云元行
冲賓客為太常少卿時有人於古墓中得銅
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
阮咸所造樂具乃令匠人改以木為聲清雅
今呼為阮咸者是也盧氏雜說云晉書稱阮
咸善彈琵琶後有發咸墓者得琵琶以瓦為
之時人不識以為於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
陳晉之暘樂書云阮咸五弦本秦琵琶而頭

寶通錄卷第八
長過之列十二柱焉唐武后時崩明於古冢
得銅琵琶晉阮咸所造也元亨中命工以木
為之聲甚清徹頗類竹林七賢圖所造舊器
因以阮咸名之亦以其善彈故也聖朝太
宗於舊制四弦上加一弦三說蓋大同而小
異今世所行皆四弦十三柱者與昔竊聞今
禁中女樂別有所謂阮其制視民間者絕不
同且甚大須坐而奏之鄉人郭子雲應龍守
南安時大庾令之婦乃出宮人能為此郭蓋
親見之唐書樂志云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國

所出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
習為搗琵琶則是唐已有五弦矣不知曷因
唐之太宗而誤為本朝邪抑別有考按邪

夷堅支志^乙載紫姑詠手詩笑折櫻桃力不禁時

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
歛拜深繡幕偷回雙舞袖綠窻閑整小眉心
秋來幾度挑羅襪為憶相思放却針唐韓致
光香奩集亦有詠手一詩暖白膚紅玉筍芽
調琴抽線露尖斜^背人細撚垂簾鬢向鏡輕
勻襯眼霞張望昔逢褰繡幔依稀曾見托金

車後園笑向同行道摘得靡蕪又一杖其體
正同蓋皆言手之用爾韓詩獨首句不然
侯羸爲夷門監者按大梁城十二門東曰夷門
則夷門者大梁之一門耳後人遂直指汴京
爲夷門非也容齋續筆辨臺城少城類此
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今遂
寧府譙門之外有橋曰儀橋不知何時所創
上加欄楯道分爲三尚彷彿古人之意謂之
儀者猶儀門也

周文忠序文苑英華首云 太宗皇帝丁時太

平以文化成天下既得諸國圖籍聚名士于
朝詔脩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
文苑英華洪文敏序夷堅三志癸亦云太平
興國中詔侍從館閣集著策府元龜文苑英
華御覽廣記等四書予按冊府元龜乃景德
二年編類至大中祥符六年書成皆 真宗
朝二公之言偶失之

俗間謂籠燭爲照道此二字出儀禮注

冬至賀禮古無有也其殆始於漢乎漢雜事曰
冬至陽生君道長故賀沈約宋書曰魏晉冬

至日受萬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
歲朝北齊書庫狄伏連冬至之日親表稱賀
其妻減馬豆設豆餅伏連大怒蓋歷代行之
至今不廢按月令仲冬之月日短至陰陽爭
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
禁者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易
曰先王以至日閉閏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五
經通義云冬至寢兵鼓商旅不行君不聽政
事曰冬至陽氣萌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
在下不可動泄王者承天理故率天下靜而

不擾也白虎通云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
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今僕僕
交相賀則所謂安身靜體靜而不擾以待陰
陽之定者果何在哉又按月令仲夏之月日
長至仲冬之月日短至今世反稱冬至為長
至尤非是曹子建冬至獻禳頌表云伏見舊
儀國家冬至獻履貢襪所以迎福踐長崔浩
女儀云近古婦人常以冬至上履襪於舅姑
踐至長之義也隋杜臺卿玉燭寶典云冬至
日極高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

鍾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蓋周禮冬至日
在牽牛景長一丈三尺日短而景長也黃鍾
之律九寸於十二律為最長月令所謂短至
謂日之短曹崔杜謂踐長履長者景之長琯
之長也雖所指不同然當以月令為正

諫議大夫稱大諫始於近世然於古有之齊威
公使鮑叔牙為大諫見管子第二十篇

韓子蒼云韋蘓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
不羈元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為
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

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
少其比又豈似晚節學為者豈蘓州自序之
過歟然天寶間不聞蘓州詩則其詩晚乃工
為無足怪葉石林南宮詩話云蘓州詩律深
妙白樂天輩固皆尊稱之而行事略不見唐
史為可恨以其詩語觀之其人物亦當高勝
不凡劉禹錫集中有大和六年舉自代一狀
然應物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
皇巡幸年身騎廐馬引天仗直至華清列御
前則嘗逮事天寶間也不應猶及太^大和時蓋

別是一人或集之誤苕溪漁隱云蘇州集有
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
上玉墀又溫泉行云出身天寶今幾年頑鈍
如鎚命如紙余以編年通載考之天寶元年
至太^大和六年計九十一年應物於天寶間已
年十五及有出身之語不應能至大和間也
蔡寬夫云南宮詩話世誤傳蔡寬夫作漁隱故云劉禹錫所舉
別是一人可以無疑矣容齋隨筆云韋蘇州
集中有逢揚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
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桴蒲局

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
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
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
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
不容出守撫惇嫠忽逢揚開府論舊涕俱垂
味此詩蓋應物自叙其少年事也其不羈乃
如此李肇國史補云應物為性高潔鮮食寡
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為詩馳驟建安已
還各得風韻蓋記其折節後來也應物為三
衛正天寶間所為如是而吏不敢捕又以見

時政矣與昔謂應物行事散軼唐史夫不立傳故諸家之說未能會于一近世沈明遠作

詰始隳括應物集及它書為傳甚詳然論斷

中亦以劉賓客所舉為疑今筆于此韋應物

京兆長安縣人也見崔都水及休日寄弟并答

詩崔甥其家世自宇文周時孝寬以功名為將

相而其兄夔高尚不仕號為逍遙公夔之孫

待價仕隋為左僕射封扶陽公待價生令儀

為唐司門郎中令儀生鑾鑾生應物見林寶

少遊太學見贈詹當開元天寶間宿衛仗內

親近帷幄行幸畢從見宴李錄事并鄭戶曹

詩按通典左右宿衛侍從皆以高蔭子弟頗

任俠負氣洎漁陽兵亂後流落失職乃更折

節讀書屏居武功之上方見逢楊開府及復

返灋上園廬蕪沒貧無以自業見歸灋客遊

江淮間所與交結皆一時名士見會梁川故

會大梁因從事河陽去為京兆功曹攝高陵

令見寄弟及永泰中遷洛陽丞兩軍騎士倚

中貴人勢驕橫為民害應物疾之痛絕以法

被訟弗為屈見示從棄官養疾同德精舍見

德精舍詩起為鄂令大曆十四年除櫟陽令復以

疾謝去歸寓西郊見歸西擇勝隱於善福祠

從諸生學問澹如也見西齋示建中二年拜

尚書比部外郎明年出為滁州刺史見別善

滁山川清遠山中多隱君子應物風流豈弟

與其人覽觀賦詩郡以無事人安樂之見全

士及釋良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應物自郡

遣使間道奔問行在所明年興元甲子使還

詔嘉其忠弟詩終更負不能歸留居郡之南

品見歲日寄俄擢江州刺史見登郡居二歲

召至京師貞元二年由左司郎中補外得蘇

州刺史見益李在郡延禮其秀民撫其嫠嫠

甚恩見郡齋文父之白居易自中書舍人出

守吳門應物罷郡見劉禹錫集中酬白舍人

披今來寓于郡之永定佛寺見寓永大和以

替左司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為諸道鹽鐵轉運江

淮留後年九十餘矣不知其所終見劉禹錫

為蕪州刺史舉官自代狀云諸道鹽鐵轉運

江淮留後朝議郎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上

柱國韋應物歷掌劇務皆有美名執心不輒

臨事能斷所職雖重本官尚輕內省無能輒
敢公舉司權按太和年去應物刺郡時已更
實為邦本謹按太和年去應物刺郡時已更

六朝四十餘年矣而夢得猶舉之豈其遺愛尚存耶又據應物送鄒少府詩云天寶為侍臣歷觀兩都士宴李錄事詩云十五侍皇闈然則天寶中應物在三衛年始十五至太和計年九十餘然自蘇州罷郡寓永定以後集中不復有詩豈四十年間無一篇詩者蓋亡之也予嘗歎有子曰慶復為監察御史河東息於斯焉見李肇善為節度掌書記纂見姓應物性高潔國史補詩氣質閑妙渾然天成初若不用工而近世詩人莫及也白居易嘗語元稹曰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深得諷諫之意而五言尤為高遠雅淡自成一象其為時人推重如此浮屠皎然者頗工近詩嘗擬應物體格得教解為

贄應物弗善也明日錄舊贄以見始被領略

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蓋自天分學力有限子

而為我且失其故步矣但以所詣自名可也

皎然心服焉見因話錄長慶集等應物鮮食寡欲所居

焚香掃地而坐見李肇國史補為吳門時年已老矣

而詩益造微世亦莫能知之也亦白子沈子

曰予讀韋蘓州詩超然簡遠有正始之風所

謂朱絲疏絃一唱三歎者應物當開元天寶

宿衛仗內為郎刺史於建中以迄貞元而文

宗大和中劉禹錫乃以故官舉之計其年九

寶運錄卷第九

七

十餘而猶領轉輸劇職應物何壽而康也然自吳郡以後不復有詩文見於錄者豈亡之耶使應物而無死其所為當不止此以應物為終於吳郡之後則禹錫之所舉者猶無恙也蓋不可得而考也新唐書文藝傳稱應物有文在人間史逸其傳故不錄予既愛其詩因考次其平生行義官伐皆有憑藉始終可槩見如此恨史官編摩踈陋耳嗟夫應物崎嶇身閱盛衰之變晚乃折節學問今其詩往往及治道而造理精深士固有悔而能復厄

而後奇者如應物有以自表見於後世豈偶然哉漁隱叢話後集又載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余因記唐宋遺史云韋應物赴杜鴻漸宴醉宿驛亭見二佳人在側驚問之對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令二樂妓侍寢問記得詩否一妓強記乃誦曰高髻雲鬟宮樣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蘓州刺史腸觀此則應物豪縱不羈之性暮年猶在也子蒼又云余觀韋蘓州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

焚香而坐此是韋集後王歛臣所作序載國
史補之語但恐溢美耳與昔謂盡信書不如
無書國史補之說固未可信又安知唐宋遺
史為得其實乎此未可以臆斷也

賓退錄卷第九

賓退錄卷第十

大梁

趙

與昔



臧哀伯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維邑義士猶或
非之義士即多士所謂遷殷頑民者也由周
而言則為頑民由商而論則為義士矣此說
近世陳同甫亮始發之杜預謂為伯夷之屬
非也

禮曰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
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
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

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又曰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碑誌行狀之法具於是矣若無美而必欲諛墓有惡而飾以為美卑官下士猶足以誑不知之人仕稍通顯則其善惡已著於人之耳目何可誣也莫儔靖康末所為雖三尺童子亦恨不誅之而孫仲益尚書誌其墓顧謂靖康之變臺諫爭請和戎皆斥廢不用而二三狂生抗首大言乘險徼幸試之一擲卒至誤國高宗狩

綠楊移蹕臨安國步阽危至此極矣而進取之士終以和戎為諱此翰林莫公所以投閑置散至於老死不用斯言也不幾於欺天乎及作韓忠武誌則又以岳武穆為跋扈而與范瓊同稱善惡復混淆矣岳之禍承權臣風旨而誣以不臣者方侯忠靖羅彥濟汝楫也洪文惠誌羅墓不書此事正得稱美不稱惡之義而仲益誌方侯則顯書之何哉張子韶侍郎學問氣節表表一世參禪學佛與其平生自不相掩張亦未嘗以此為諱其從子寮

作家傳欲為文飾乃謂張有學說云釋老虛無耳不可有聞目不可有見則是靜言庸遠張必不然余獨喜李文簡誌趙待制開墓既歷叙其在蜀理財治賦之功且謂為當時第一繼云或者咎公竭澤而漁使來者無所施其智巧今雖累經蠲放而害終不去當時稍存平恕則今日之害決不至此嗚呼此所謂責人終無已者也然公亦不得不任其咎昔蘇綽在西魏佐周武帝以國用不足為征税之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綽子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及相隋文帝奏減賦役務從輕簡帝悉從之彼蘓威顧能如此曾謂今日無若蘓威者乎此燾深所歎息詳紀之以俟來世又南軒作宇文閬州邦獻誌謂初君以二父世科為念刻苦習進士業為進士者多推稱之兩以鎖廳試類省輒下益力後雖已領州符猶不置蓋終其身以是為歎拭嘗以謂自先王教胄子之法壞大家世族不得盡成其材其下者苟從祿利不樂親文墨事至

其間讀書欲自表見者則又不屑其世祿顧
反以從進士覓舉得之為榮噫昔之人所望
於胄子者豈為是哉若君居家孝友涖官廉
平溫厚博雅于以進德孰能禦之顧區區猶
以是為歉何哉二公之作蓋又因以立言垂
世不特銘墓而已若李茂嘉謨墓誌謂明受
赦至建康呂忠穆怡然自若時李為江東副
漕以言責之呂躊躇未行而張忠獻檄書至
盡與諸家記事之書不合則熊子復克小曆
李氏心傳繫年要錄已有疑於仲益之言矣

蔡伯喈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慙容唯為
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後之秉筆者亦能自訟
如此否乎

紹聖四年殿試考官得胡安國之策定為第一
將唱名宰執惡其不詆元祐而何昌言策云
元祐臣寮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擢為首
選方天若策云當是時鶴髮宵人綦布要路
今家財猶未籍沒子孫猶未禁錮遂次之又
欲以章惇子為第三哲宗命再讀安國策
親擢為第三昌言新塗人仕至工部侍郎張

邦昌之僭昌言為事務官既又改名善言以避邦昌名南都中興昌言已死遂追貶觀其進身可以占終矣

唐小說辨疑志載明皇時姜撫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常著道士衣冠自云年已數百歲持符籙兼有長年之藥度世之術有荆巖者頗通南北史問撫何朝人也撫曰梁朝人也巖曰梁朝絕近先生亦非長年之人不審先生梁朝出任為復隱居撫曰吾為西涼州節度巖曰何得誑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

南何處得西涼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鎮四征將軍何處得節度使撫慙恨數日而卒蔡條

鐵圍山叢談政和間有處士王卓者亦遭遇

時^主上自言五百歲矣人視之若不過七八十

歲容狀光澤頗挾容成術無它異也魯公稍異之一日魯公命吾延卓坐吾詢其迹則曰生隋末唐李勣征高麗嘗作裨將因擅縱降卒數十被黥配之五嶺南繇是遇異人授以不死方曾不一瞬間忽至今矣吾問還識狄梁公否卓曰識也感它狄相公封卓為白雲

先生又問當開元天寶間明皇帝好道而方士輩出先生出乎曰卓時反不出問何故則曰卓時與羅家爭氣意自不喜出耳羅蓋公遠也遂歷問唐諸帝武后及名臣之情狀則或合或不合又不言當肅宗時卓始一出亦蒙封號吾問果爾則必識李輔國輔國狀若何卓曰正得輔國見愛而封輔國面大且方美須髯也吾笑曰先生敗矣二事正堪作對信手作偽之難也撫唐史有傳亦言其妄然不及此云

葛文康評古謂漢文帝改後元年景帝又改中元後元年武帝屢更年號亦有後元不知當時何所據而分中與後謂之後則疑若有極乃不諱避何耶將當時有先知之識耶余謂不然漢之諸帝不過改元年爾後人因其有二元則別以為後因其有三元則復冠以中非當時本稱也武帝雖屢更年號偶最後不曾命名獨稱元年後人因其崩也亦以後稱焉耳惟東都建武中元恐是當時所命也西漢諸帝多自立陵廟名後世不復然至於及

其生而自命以某祖某宗而使萬世不祧者
古今所無也惟於魏明帝見之孫盛譏之是
矣彼謂顧成之廟稱為太宗者臣下假設之
辭耳非此之比也

徐陵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
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
魯直題畫睡鴨曰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
鏡不作雙天下真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
江全用徐語點化容齋隨筆謂魯直末句尤
精工余幼時不能解每疑鴛鴦可言長會合

兩鳧則聚散不常何可言長會合後乃悟魯
直所謂長會合特指畫者耳

新唐書進表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
夫為文紀事主於辭達繁簡非所計也新唐
書之病正坐此兩語前輩議之者多矣晉張
輔云司馬遷敘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班固
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以此為遷固優劣
殊不思司馬子長追述上世故不可得而詳
班孟堅紀錄近事有不容於略春秋傳所謂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正謂是也

洪文敏論史記衛青傳書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為朴贍可喜又論檀弓紀石祁子事云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

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謂今之為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古意衰矣此論得之崇仁吳德遠沆環溪詩話載其少時謁張右丞右丞告之曰杜詩妙處人罕能知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物事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州軍能說

半天下能說滿天下此其所以為妙且如重
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也是好句然露與星
各只是一件事如孤城返照紅將歛近市浮
煙翠且重亦是好句然有孤城也有返照也
即是兩件事又如鼉吼風犇浪魚跳日映山
有鼉也風也浪也即是一句說三件事如絕
壁過雲開錦繡踈松夾水奏笙簧即是一句
說四件事至如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
燕雀高即是一句說五件事唯其實是以健
若一字虛即一字弱矣公但按此法以求前
人即漸難為詩吳又問如何是說眼前事以
至滿天下事右丞云如獨鶴不知何事舞飢
鳥似欲向人啼只是說眼前所見如藍水遠
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即是說數十里
內事如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
即是一句說數百里內事至如浮雲連海岱
平野入青徐即是說兩州軍如吳楚東南坼
即是一句說半天下至乾坤日夜浮即是一
句說滿天下吳因取前輩之詩參而考之謂
東坡惟有美堂一篇最工然天外黑風吹海

立浙東飛雨過江來止是一句能言三件事
如今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貌貅萬竈煙是一
句能言四件事如通印子魚猶帶骨披縣黃
雀尚多脂鶴閑雲作氅馳卧草埋峯每句亦
不過三物如酒醒風動竹夢新月窺樓深谷
留風終夜響亂山銜月半床明風花誤入長
春苑雲月長臨不夜城雲煙湖寺家家境燈
火沙河夜夜春則似三物而不足至如峯多
巧障日江漢欲浮天翠浪舞翻紅纓極白雲
穿破碧玲瓏葉厚有稜犀甲健花深少態鶴

頭丹等句不過用二物矣山谷則有數聯合
格如輕塵不動琴橫膝萬籟無聲月入簾飯
香獵戶分熊白酒熟漁家擘蟹黃苦練棟狂風

寒徹骨黃梅細雨潤如酥皆是一句能言三
件事如河天月暈魚分子榭葉風微鹿養茸
桃李春風一盃酒江湖夜雨十年燈即是一
句能言四件事至荆公則合格者稍多如簾
動川收潦靴鳴海上潮已無船舫猶聞笛遠
有樓臺只見燈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吹水
雪崩騰陽浮樹外蒼江水塵漲原頭野火煙

即每句皆能道三件事以至廟堂生莽卓巖
穴死伊周和風滿樹笙簧雜霽色兼山粉黛
重坐見山川吞日月杳無車馬送塵埃霽分
星斗風雷靜涼入軒窗枕簟閑即是一句能
言四件事然竟無一句能用五物者至用半
天下滿天下之說求之尤未見其有也然後
知詩道之難如此而古今之美備在杜詩無
復疑矣此論尤異以此論詩淺矣杜子美之
所以高於衆作者豈謂是哉若以句中事物
之多為工則必皆如陳無已桂椒柶櫨楓柝

樟之句而後可以獨步雖杜子美亦不容專
美若以乾坤日夜浮為滿天下句則凡句中
言天地華夷宇宙四海者皆足以當之矣何
謂無也張輔喜司馬子長五十萬言紀三千
年事張右丞喜杜子美一句該五物識趣正
同故併錄之

邵伯溫聞見錄載康節先生治平間與客散步
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曰洛陽舊無
杜鵑今始至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
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

鷓鴣何以知此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
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
氣之先者也與昔按康節首尾吟其一云堯
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訪友時青眼主人
偶不在白頭老叟還空歸幾家大第橫斜照
一片殘春啼子規獨往獨來還獨坐堯夫非
是愛吟詩疑亦此意也

古今詠史詩求其議論精當康節先生題淮陰
侯廟十篇可以為冠讀者當自知之一身作
亂宜從戮三族全夷似少恩漢道是時初雜

霸蕭何王佐殆非尊據立大功非不智復貪
王爵似專愚造成四百年炎漢纔得安寧反
受誅生身既得逢真主立事何須作假王誰
謂禍胎從此始不且迴首怨高皇一時韓信
為良犬千古蕭何作霸臣彼此並干名教罪
罪猶不逮謂斯人韓信事劉元不叛蕭何惑
漢竟生疑當初若聽蒯通語高祖功名未可
知雖則有才兼有智存亡進退處非真五湖
依舊煙波在范蠡無人繼後塵若非韓信難
除項不得蕭何莫制韓天下須知無一手苟

非高祖用蕭難漢家基定議功勲異姓封王
有五人 不似淮陰最雄傑 敢教根固又生秦
韓信恃功前慮寡 漢皇負德尚權安 幽囚必
欲擒來斬 固要加諸甚 不難若履暴 榮須暴
辱既經多喜必多憂 功成能讓封王印 世世長
為列土侯

首卷書王平甫所云花藥宮詞三十二首今攷
王恭簡續成都集記才二十八首盡筆於此
庶真贗了然 五雲樓閣鳳城間 花木長新日
月閑 三十六宮連內苑 太平天子坐崑山 會

真廣殿約宮牆 樓閣相枝倚 太陽淨甃玉堦
橫 水岸御爐香氣撲 龍床龍池九曲遠相通
楊柳絲牽兩岸風 長似江南好 春景盡船來
去 碧波中 東內斜將紫禁通 龍池鳳苑夾城
中 晚鐘聲斷嚴粧罷 院院紗牕海日紅 殿名
新立號重光 島上亭臺盡改張 但是一人行
幸處黃金閣 子鎖牙床安排諸院接 行廊水
檻周四十里強 青錦地衣紅繡毯 盡鋪龍腦
鬣 金香夾城門 與內門通 朝罷巡遊到苑中
每日日高祇候處 滿堤紅艷立春風 厨船進

食簇時新侍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
膾隔花催喚打魚人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藥
輕輕嫩淺霞跪到玉階猶帶露一時宣賜與
宮娃三面宮城盡夾牆苑中池水白茫茫亦
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逸岸傍離宮別院
繞宮城金板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
傍池長有按歌聲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纔
唱未知名盡將鬢篋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
聲旋移紅樹斲青苔宣使龍池再鑿開展得
綵波寬似海水心樓殿勝蓬萊太虛高閣凌
波殿背倚城牆面枕池諸院各分娘子位羊
車到處不教知修儀承寵住龍池掃地焚香
日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新詩
才人出入每相隨筆硯將行遶曲池能向彩
牋書大字忽防御製寫新詩六宮官職摠新
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
頻見錯相呼春風一面曉粧成偷折花枝傍
水行却被內嬪遙覩見故將紅豆打黃鶯梨
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候燕遊旋炙銀笙
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殿前排燕賞花開

宮女侵晨探幾回斜望花開遙舉袖傳聲先
喚近臣來小毬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
毬先向畫廊排御幄管絃聲動立浮油供奉
頭籌不敢爭上棚專喚近臣名內人酌酒纔
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女搃纖腰初
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似走幾回拋鞚
把鞍橋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
上棚知是官家認遍遍長贏第一籌翔鸞閣
外夕陽天木影花光水接連望見內家來往
處水門斜過罨樓船內人追逐採蓮時驚起

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關濕
羅衣新秋女伴各相逢罨畫船飛別浦中旋
折荷花料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月頭支給
買花錢滿殿宮娥近教千遇著唱名多不應
含羞走過御床前

任土作貢三代而下未之或廢時有損益而已
高宗建炎三年始詔除金銀匹帛錢穀餘悉
罷貢盛德事也禹貢以來歷代史志及地理
之書但載土貢之目而不書其數惟元豐九
域志為詳嘗最一歲所貢凡為金二十四兩

登一十兩利五兩
萬象融各三兩
兩眉雅簡資各五
兩衡昌龍各三兩
三十兩即賀封端
尋貴柳宜橫白廉
鬱林萬安鋼鐵一
各五兩鋼鐵一十
十匹襄隔織一十
匹汝一十五匹
匹安肅陝歲勝各
絲純二十匹
十匹淄隨潤明秀
澧各一十匹綿五
綾一十匹梓綜絲
匹徐方紋綾三十
匹開仙紋綾五十
匹青三

羅六匹成都春羅四匹蜀單絲羅一十匹蜀紗
四十匹相廬常太平方紋紗三十匹開茜緋
花紗一十匹越輕容紗五匹越紬一百四十
五匹博雄永寧廣信陝懷安各一十匹達五
匹花紬一十匹大絲紬五十匹簡二十匹渠
巴蓬忠綃六百七十匹隨滑瀛各三十匹應
各五匹陳一十五匹密齊淮陽徐曹鄆濮唐
二十匹鄭滄棣霸永靜乾寧信安相邢趙保順
安渭平定岢嵐寧化保德宿海泗廬濠無
為臨江建昌涪昌雲安南平韶循南雄各一

安五匹廣班白絹三匹誠布一十五匹鼎一十五匹
匹絲布二十匹
匹信陽楚和吉筠興國南安柳江陵安鼎白
匹岳歸漢締邵武英各一十匹房五匹
紵布一百六十五匹舒湖度各二十匹鄂
一十匹高紵布一十匹成紵紵紵二十匹揚
開五匹
布一十匹榮葛布二百三十五匹洪撫潭各
二十匹隨壽光吉永全普戎瀘蕉布一十五
富順泉興化各一十匹渝五匹
匹泉一十匹紅花蕉布三十匹福練七十匹
建五匹和毛氈一十五段熙一十段紫茸
鼎各一十匹
毛氈一十段涇縣一千一百兩齊慶衢梁山

泉興化各氈三十領慶二十領白氈三十領
一兩
鎮戌二十領紫茸氈四領慶鞞一十領
恩一十領
鞞皮二十張同獐鹿皮三百一十張海三百
十張鮫魚皮二十六張溫漳各一十張龜殼二
十枚廣水馬二十枚廣鼈皮一十張廣翡翠
毛二十枚歛^欵席一百七十領常三十領澶秦
京兆廊寧坊鳳簾席二十領開封一十領
翔汾各一十領
席一百領揚篔簹四十一領永靜^新睦饒各
簾二十領廣漆器五十事湖三十事瓷器三
百一十事河南二百事耀越各石器二十事

菊花三十斤 鄧人參三十斤 一十兩 澤各一

十斤 遼天門冬二十斤 普一十斤 甘草二百

六十斤 兩舒牛膝五十斤 懷柴胡三十斤 麟豐

一十斤 各一車前子一斗 開乾山蒨一十五斤 明細

辛一十斤 華石斛一十二斤 壽一十斤 生石

斛四十斤 廬二十斤 光巴戟一十斤 劔菴蘭

一十斤 寧芳薊三十斤 秦黃連五十斤 宣三

處施各茯苓六十斤 渭五十斤 保防風七十

斤 絳三十斤 單一十五斤 五味子五十斤 中

齊克各一十斤 淄五斤 五斤 子五十斤 河

蛇牀子二十五斤 單一十五斤 杜若一十斤

峽葛粉一十斤 信括萋根一十斤 陝當歸一

十斤 威麻黃二十五斤 開封一十五斤 知母一

十斤 相仙靈脾一十斤 沂紫草五十斤 名大海

藻一十斤 萊高良薑一十五斤 未一十斤 壯

丹皮一十五斤 渝一十斤 零陵香二十斤 道

一十斤 全縮砂二斤 白藥子五斤 合天雄一

斤 龍大黃一百斤 廊葶藶子三升 曹連翹一

十斤 黃續隨子三斤 井荆芥一十斤 寧羗活

一十斤 威木藥子二百顆 施一百顆 挂心四

萬一十斤 威木藥子二百顆 施一百顆 挂心四

十斤挂二十斤伏苓三十斤沂究華器伏神
 五斤華酸棗人三斗京兆一斗黃蘗五斤金
 五加皮一十斤峽杜仲五斤金沉香一十斤
 廣唐糖香二斤廣檳榔一千顆瓊枳殼一十
 五斤商一十斤枳實一十五斤商一十斤巴
 豆一斤眉紅椒三十斤黎買子木二斤渠白
 膠香五斤金苦藥子三斤井陵紅花五十斤興
 柏子仁一十斤陝地骨皮二十斤京兆一十
 斤胡粉二十斤澶一十斤龍骨一十斤中河麝
 四斤一十一兩文金十兩均延丹河通遠憲嵐
 文各五兩襄慶號商熙代茂

各三兩房牛黃九兩蜜登萊阿膠七斤一十
 斤各二兩濟鹿茸一對成鈴羊角一十五
 對階一十對犀角二株衡一株蜜三百四十
 斤河南潞各一百斤鳳興各三白蜜三十斤
 信蠟四百四十斤河南延各一百斤京兆五
 石廬夔各二十斤壯礪一十斤菜烏罌魚骨
 黔大寧各一十斤隨葦豆一石邠梁米一石
 五斤明覆盆二斤
 孟茶一百一十斤南劍茶末一百斤潭茶牙二
 十斤廣德一十斤碧澗茶牙六百斤江龍鳳
 等茶八百二十斤建鹽花五十斤鮮棗一萬

賓退錄卷第十
一千顆青榛實一石鳳翔漫繫之簡牘以廣聞見

賓退錄卷第十

臨安府睦親坊南陳宅經籍鋪印

與昔讀書不廣何敢有所紀述嘉定屠維單
閏之夏得疾瀕死既小瘳無以自娛而心力
弗彊未敢覃思於窮理之學因以平日聞見
稍筆之策初才十餘則病起賓客狎至語有
所及或因而書之日積月累成此編袞闕逢
涖灘之秋束僦赴戍因命小史書而藏之笈
年日益老大學未明顧為此戲劇之事良以
自悔特未能勇決焚棄之耳錄中及近世諸
公或書謚或書字或書自號不得已者傍注

其名惟事涉

君上則直名之蓋君前臣名之義云與皆續

記

賓退錄序

一本作後序

何代無文人何代無佳公子兼之為難以為善
稱以好禮樂著固漢宗室之瑞也然求其大篇
短章見知四明狂客納交東京才子宜至唐然
後盛至於行藏出處之際或得或失則盛之中
又有可恨者焉惟吾宋德麟生華屋而身寒士
心明氣肅文藝亦稱金枝玉葉中一人而已余
生晚不可得而見之矣及得大梁趙君賓退錄
見其色羅今古挾隱發微有耆儒碩生所未及
然後知公族未嘗無人特惜不得升堂叩擊以

聞所未聞爾及而又見甲午存藁亦君所吟賦
主以義理之精微而鑄辭以發之古律清潤閑
遠不作時世粧長短句亦不効花間靡麗之光
如花似於人曾識面鳥如對客自呼名寒雁挾
風過古木春環帶雨集荒園隨物寫形若留情
於物外者然達人澄此心肯為萬法起眼看聲
色塵不直一杯水則反求諸內有為之主者矣
蓋公之學每以為己先之故發為文詞舍喧而
就寂脫葉而就實昔東坡先生為德麟賦秋陽
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恐其錮於富貴不知田

野之勤約也今觀公之詩曰粲粲香杭雪不如
新菘况復滿盃孟侯門肉食紛紛是有此清竒
風味無使坡仙見之當曰公子真知秋陽矣余
分符章貢君之子孟適來為宰余嘗薦之於朝
曰有儒生廉謹之風無公子貴驕之習蓋紀實
也一日出示二畫又以甲午存藁請為之序繙
閱之久又知宰之所以為宰者有所自傳也因
不復辭遂書所見以與之君諱與時字德行嘗
從慈湖先生問學寶祐五年臘月朔千峰陳宗
禮書於崆峒小院

一本作崆峒山



古書流通處



古書流通處

